

日治時期的臺灣女子體育講習會

林玫君

摘要

本文關注的課題是日治時期女教師參與體育講習會的情形，此乃因應學校體育課程的補強而生。研究顯示，女教師可從相關的講習會習得體育知能，其中，專為女教師舉辦的女子體育講習會，至日本治臺 30 年後的 1925 年才舉行，根據統計，女子體育講習會舉行的場次超過 30 場（男女皆可參與的體育講習會之場次更多），這與日治中期積極推動體育運動，以及女子競技運動風氣高漲有關，惟偶爾搭配具有女性特質的科目一同舉行，如裁縫或家事等。女子體育講習會的辦理，短為 1 天，長則 2 週，規模大小不一，主辦者多半聘請日本或是臺灣島內的體育教師，但皆是日籍女教師，顯現臺籍女教師的從屬性較高。至於體育的內容，大致隨著教育政策或體操科教授要目的改變而定，其體育科目的動態變化，提供女教師廣泛的運動技能與知識，但是體育講習會產出的體育知識一致性，亦成為掌控體育教學的一項重要工具；然而，這種速成且短期的體育講習會，女教師是否可以落實體育教學工作，抑或是地方具有因地制宜的現象，是未來值得研究的課題。

關鍵詞：師資培育，體育講習會，體操教授要目

A Study of Taiwanese Female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Workshop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Mei-chun L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Taiwanese female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workshops for improving the PE curriculum of elementary school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emale teachers can be empowered by participating in such women's gymnastics workshops. However, it was not until the third decade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1925 that the first workshop was launched. Within twenty years, more than 30 sessions were held (the number of workshops for both sexes was even more than that). This was because Japan had become active towards the PE as well as women's athletics sports. The contents of the workshops occasionally mixed with feminine subjects, such as tailoring or housework, etc. Each workshop lasted from one day to two weeks, and the scope varied. The workshop organizers invited the trainers from Japan and Taiwan, and all of them were Japanese. It showed that Taiwanese female PE teachers had higher dependency. As for the content of the PE curriculum, Taiwanese female PE teachers generally followed the education policy or standard curriculum. The dynamic changes of the PE subjects led the workshops into a wide range of training in motor skills and knowledge. However,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from the workshops had become standard, and it might turn out to be an important tool to control PE curriculum. Hence, it is worth further exploring whether or not the function of the workshops were fully implemented in these Taiwanese female PE teachers' teaching at school, and what kind of local phenomena after adjustment had appeared.

Keywords: teacher education, PE workshops, subjects of gymnastics

* Chair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日治時期的臺灣女子體育講習會*

林玫君**

壹、前言

「師範為先，師資第一」。2013 年教育部體育署公布《100 年度學校體育統計年報》，調查指出，國民小學體育教師中，非體育相關科系畢業者達 80.06%。¹ 易言之，國民小學有八成以上比例的體育教師係屬非體育相關科系畢業者，而且近幾年之數據一直處於居高不下的趨勢。² 面臨上述的體育「危機」，政府如何建立非專業體育教師的進修機制，成為當前之要務，教育部或各縣市政府每年舉辦體育教師增能計畫，希望透過研習或觀摩，使得體育教師專業發展的必要性可以提高，協助體育教師具備術科技能及教學能力，提升學校體育的成效。

回首臺灣舊時路，日治時期殖民者引進近代學校教育制度的同時，已將體育做為其中一個教學科目來實行，在小、公學校、師範學校、中等學校、實業學校和高等學校，均可看到體育課的影子。許多研究顯示，學校課程除了實施體操科的正課外，也舉行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包括運動會、遠足、修學旅行、登山、課間體操，還有

* 感謝國科會補助，此研究為研究計畫之一部分，計畫名稱：「『教』與『學』的體育視界——臺灣百年體育師資養成之歷史考察」2 年期計畫，計畫編號 97-2410-H-003-100-MY2，執行時間為 2008.8-2010.7。本文承蒙二位匿名審查人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特此感謝。

收稿日期：2014 年 1 月 21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4 年 5 月 9 日。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¹ 教育部，《100 年度學校體育統計年報》（臺北：教育部，2013 年），頁 71。

² 國民小學體育專任教師占非體育相關科系畢業者，93 學年度為 78.45%，94 學年度為 80.36%，95 學年度為 81.62%，96 學年度為 82.40%，97 學年度為 79.55%，98 學年度為 81.04%，99 學年度為 86.35%，100 學年度為 80.06%。以上資料來自教育部體育司出版之 93-100（學）年度之《學校體育統計年報》。

諸多課後體育活動，例如弓道、網球、舞蹈、拔河、排球、籃球、田徑運動、游泳、戶外運動等，學生的參與面甚廣，連女學生也不例外。³

「體操」做為學校一個科目，確實已受到殖民政府某種程度的重視，既然體育課普遍於各級學校設立，自然衍生出許多教授體育的師資，甚者，也有女教師進入教育場域，教授體育課程。然而，值得玩味的是，日治時期並未設置體育師資養成之專責機關，⁴ 那麼，這些任教於各級學校的體育師資如何產生？又如何因應各級學校的體育課程需求呢？

根據目前有限的資料顯示，教授體育的師資來源，大約可分為 4 種：一是來自日本培育體育師資機構；二是日本殖民者於治臺期間，設立國語學校師範部、後來成立的師範學校（女教師則是由中等以上女學校附設師範科、講習科和補習科來培育，此部分將於下節進行說明），依不同的入學資格來培養師資，其修業年限亦不同；三是辦理長期或短期的體育講習會；四是透過教員檢定取得資格。前二者是一般認為的「正規」方法，培養學校教師，並兼作研究臺灣教育方法之處；後二者則是採速成方式，施以短期的訓練後，即至全臺各地去推展，以補充師資的不足。上述四種養成方式，皆在日治之初已實施。

體操科做為學校課程中的一個科目，若從「教」與「學」的關係而言，擔任各級學校第一線工作的體育教師，如何維繫體育教學水準的努力，是學校體育成敗的重要關鍵。再者，臺灣女子成為學校教師，教授體育課程，更是值得重視，依游鑑明的博士論文所示，具有運動競賽或有運動興趣的女教師很少，多半聘請男教師擔任體育之課程，為了改善此種適任問題，有關單位舉辦講習會或研究會，以改進並提昇體育教

³ 有關日治時期學校體育的相關內容，可參考蔡禎雄，〈日本統治下臺灣における初等學校教科體育の歴史的考察〉（東京：日本筑波大學博士論文，1987 年）；蔡禎雄，〈日據時代臺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臺北：師大書苑，1995 年）；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另外，女學生的體育活動詳見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3 卷（2000 年 6 月），頁 5-75。

⁴ 臺灣第一個成立體育師資培育者是在 1946 年 6 月，由當時的臺灣省立師範學校成立體育專修班，開始培育國中體育師資；國小體育師資則是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學校於 1947 年 8 月培育，開啟臺灣體育師資的新里程。

學。⁵ 因此，探討女教師參與體育講習會的運作過程，或可知女子教師之體育專業化程度。

當然，要討論上述課題，得回到歷史的源頭。目前足供參考的資料並不多，筆者根據收集及查閱的文獻發現，多數研究將主要的問題意識置放於戰後的關懷，⁶ 對日治時期體育師資之研究較為貧乏，但仍有一些文獻可供參酌。蔡禎雄著《日據時代臺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⁷ 論者將體操科的脈絡置於殖民地政策的框架下，論述師範學校體操科在基礎工事期、體系確立期、日臺同步期、戰時體制期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從而分析殖民地政策中存在的日、臺不平等待遇，以凸顯殖民地體操科與殖民差別統治互為聯繫的特點，此書的基調，為臺灣做為殖民地的師範體育發展建立基本框架，清楚點明當時師範生係以通才教育為主體，未單獨培育體育專業人才，其內容雖未關注體育講習會的討論，更無女子教師參與之事，但已提供體育師資與教育、社會彼此關聯性的背景知識。二是謝仕淵的碩士論文〈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⁸ 本論文從身體規訓、文明開化角度，討論日治前期公學校體操科的實施與殖民統治的關係，其中，第二章針對體育教師專業化的現象有所著墨，尤其針對體育講習會的舉行其所論述，該文雖僅討論至 1922 年，但具極大參考價值。

再者，拙著〈日治時期臺灣小、公學校體操講習會之歷史考察——以臺北州為例〉，⁹ 將臺北州的體育講習會做一說明，並以淡水的講習會做為分析重點，惟內容著重臺北州的小、公學校教員，對於女教師的部分敘述不多。金湘斌的博士論文〈纏

⁵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頁 23。

⁶ 林玫君，〈戰後臺灣國民小學體育師資養成之歷史探源（民國 34-76 年）〉（桃園：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蔡昇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改制前身體育師資培育之歷史考察（民國 36 年-民國 94 年）〉（臺北：臺北教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李玉麟，〈臺灣地區小學體育師資培育課程之探討〉（臺北：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上述各論文皆是針對體育師資培育制度的變革、時代背景、教育內容、課程設計、教學實況、國民小學體育師資結構、師資素質和人力運用概況等進行研究。

⁷ 蔡禎雄，〈日據時代臺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臺北：師大書苑，1998 年）。

⁸ 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

⁹ 林玫君，〈日治時期臺灣小、公學校體操講習會之歷史考察——以臺北州為例〉，《淡江史學》，第 23 期（2011 年 9 月），頁 259-293。

足から天然足へ：日本統治前期（1895-1925 年）台灣における學校女子體育に関する研究〉，¹⁰ 將臺灣女子體育分為纏足慣行期（1895-1905 年）、解纏足移行期（1906-1914 年）、天然足普及期（1915-1925 年），分別對各該時期的社會背景、女子體育和女子學校體育進行說明。其中，對於 1925 年之前公布的各項體操教材進行詳實分析，雖然討論年代僅至 1925 年，與本篇論文涵蓋的年代重疊不多，但仍具參考價值。

學者游鑑明的多篇研究則對本論文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其一是〈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¹¹ 乙文，透過學校女子體育發展在殖民教育政策逐步展開的問題意識下，解析殖民者藉由放足運動使女子身體得到解放與重塑，女子突破傳統柔弱觀念和本身的生理限制，以及體操課、體能訓練、運動競賽的運作過程，強調為達殖民統治目標，日本政府採用嚴密和全面的手段，以集體鍛鍊、精神陶鑄和不鼓勵個別表現的形塑過程，使臺灣女性身體符合殖民政府的期待，其中對於女教師的體育講習會有些許探討及分析，對本論文而言，提供筆者許多寶貴資料。其二則是碩士論文〈日據時期台灣的女子教育〉，¹² 分就女子教育的建立、女子初等教育、女子中等以上教育以及畢業生的動向等加以說明及分析，其文對於培育女教師的教育內容多有闡述，對本文有關女子教育的部分，提供不少的線索。其三是〈日據時期的臺籍女教師——以公學校為例〉，¹³ 將女教師來源和培養、女教師的人數、任用與薪俸、女教師的分布與職務異動、女教師教學服務、女教師對教育與社會的影響，從女教師初始的培養到整體社會的影響，具完整及詳實討論，無論是內容或是觀點，都對本論文有非常多的啟發。最後是博士論文〈日治時期臺灣的職業婦女〉，¹⁴ 詳細探討女教師的生成背景外，也對公學校的臺籍女教師之養成進行研究，對女教師參加的講習會和研習活動進行整理、分析及探究，並自各年度之《臺灣學事年報》中，爬梳其女子

¹⁰ 金湘斌，〈纏足から天然足へ：日本統治前期（1895-1925 年）台灣における學校女子體育に関する研究〉（金澤：金澤大學人間環境研究科博士論文，2012 年）。

¹¹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頁 5-75。

¹² 本碩士論文已出版成書，詳見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20）（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1988 年）。

¹³ 游鑑明，〈日據時期的臺籍女教師——以公學校為例〉，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編，《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1993 年），頁 1-88。

¹⁴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的職業婦女〉（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 年）。

體育講習會的舉行時間、地點及方式，整理成表。上述多篇文章，對本論文而言，實有諸多啟發，進而促使思考足以擴大討論之課題。

本篇論文之史料文獻較為零散，除了運用政府官方史料，如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各年度學事年報外，還有教育相關之雜誌，也爬梳《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等史料，另參閱諸多相關書籍後，針對日治時期體育講習會的歷史脈絡加以審視，並從其舉辦的背景及實質內容中分析及探討女教師參與體育講習會的實態。本文希望返回「歷史」現場，討論女子體育講習會的發展狀態隱含了甚麼樣的歷史特定性，試圖將各種可能情境加以歷史化，以揭櫫女子體育講習會的特殊性。因此，本文簡單揭示女教師的登場和體育課之後；接著，針對體育講習會的目的及內容進行陳述，再以1925年全島首次女子體育講習會為例進行說明，以明女教師參與之圖像；最後，將日治時期的女子體操講習會整理成表，說明及分析實施情形，包括舉辦目的、舉辦時間、舉辦內容、講師人選和科目選擇等，以呈講習會舉行之整體樣貌。

日治時期的殖民地臺灣，參與女子體操講習會的成員有臺籍女教師和日籍女教師，有時日、臺女教師亦共同參與同場講習會，受限史料之故，本研究恐怕無法處理一篇純粹由臺灣人角度來分析體育講習會的論文，也因此，為求其完整性，本研究採取「屬地主義」觀點，而非「屬人主義」角度，因之，女子體操講習會指的是在臺灣舉辦的講習會，其中包括臺籍女教師及日籍女教師，在此說明。

貳、臺灣女教師養成與體育課

將體育做為學校的一個科目，是3個多世紀以前的事。追溯18世紀的歐洲，德國人巴塞斗（Johann Basedow, 1723-1790）於1774年在戴騷（Dessau）創設博愛學校（Philanthropinum），全體學生需於每日規定時間，從事各種體育活動，是歐洲的首創者，¹⁵ 爾後為了因應體育課程的出現和需要，體育師資受到重視，最早培育體育師資及人才的國家，即從歐洲開始興起，尤其是丹麥政府於1828年採用那哈爾氏（Franz Nachtegall, 1773-1847）的建議，設立體操師範學校，培養體育師資人才，1838

¹⁵ 吳文忠，《體育史》（臺北：正中書局，1957年），頁64-66。

年又設立女子體育實驗學校，以期發展女子體育，是歐洲較早重視學校體育和造就體育人才的國家。¹⁶ 女子體育受到重視，則自德國的斯比次（Adolph Spiess, 1810-1858）開始，之後基於女學生的增加，因而產生女子體育教師的需求。¹⁷ 與此同時，德國、英國、法國和美國等亦重視之，而這股培育體育師資之風，在 19 世紀吹往了亞洲的日本。

1878 年 10 月 24 日，日本文部省布達第五號「今般東京府下に体操傳習所開設致候條此旨布達候事」，決定設立體操傳習所，¹⁸ 此為日本第一所體育師資養成機構。體操傳習所設立的目的，在於選定適合日本施行的體育方法，並培養體育專業教師，亦可促進明治初期學校體操之振興，更是近代體育發達的主要起點。¹⁹ 當時的女學生，尤其是東京女子師範學校，已然接觸到西方近代體育，畢業後將新式體育技術與觀念傳播至各地，²⁰ 這些均對近代日本體育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至於日本最早的女子體育教師養成機關是私立東京女子體操學校，係由遊戲研究者高橋忠次郎（1870-1913）於 1902 年 5 月 10 日設立。²¹ 隔年 1 月 12 日，日本體育會體操學校女子部成立；同月 28 日，由美國留學返回的井口あくり（1870-1931）指導成立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東京）國語體操專修科，積極提倡瑞典體操；²² 1914 年

¹⁶ 吳文忠，《體育史》，頁 64-66、75-76、115-116。

¹⁷ 吳文忠，《體育史》，頁 96；成田十次郎，《スポーツと教育の歴史》（東京：不昧堂，1988 年），頁 93。

¹⁸ 今村嘉雄，《日本體育史》（東京：不昧堂，1970 年），頁 129。

¹⁹ 筑波大學體育・スポーツ史料室，《体操傳習所（明治 11 年-19 年）筑波大學體育のルーツ(1)》（日本：筑波大學，2003 年），頁 4；能勢修一，《明治体育史の研究—体操伝習所を中心に—》（東京：逍遙書院，1971 年），頁 102；Richard A. Swanson & Betty Spears,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adison (Wis.: Brown & Bunckmark, 1995), pp. 126-127；真行寺朗生、吉原藤助，《近代日本體育史》，日本體育基本文獻集第 8 卷（東京：日本體育學會，1928 年），頁 627-628。

²⁰ 入江克己，《日本近代體育思想の構造》（東京：明石書店，1988 年），頁 39，引自林丁國，《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臺北：稻鄉出版社，2012 年），頁 90。

²¹ 同年 11 月改稱為私立東京女子體操音樂學校，該校後由至美國留學的藤村トヨ（1876-1955）接續其教育工作。1944 年改為東京女子體育專門學校。成田十次郎，《スポーツと教育の歴史》，頁 100。

²² 上沼八郎，《近代日本女子体育史序説》（東京：不昧堂，1969 年），頁 51-59。

7月成立的第六臨時教員養成所家事科第一部，後於1918年2月改稱體操家事科。²³爾後，自英國留學後至東京女高師任教的二階堂トクヨ（1880-1941），毅然自東京女高師辭職，於1922年4月15日創設二階堂體操塾。²⁴在此之後，還有同年5月14日成立的中京高女家事體操專攻科；1941年3月設置的東京女子臨時教員養成所家事體操科，後改為體鍊科，是戰爭時期補充女子體育教師的重要學校；1945年又再設立廣島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體育科。²⁵由上可知，日本女子體育教師的養成機構自20世紀初已相繼成立，日本學者掛水通子統計5所官立女子體操學校，共有3,618名畢業生，²⁶投入學校體育工作。

接著，我們回過頭看臺灣女子體育教師的狀況。日本治臺不久，臺灣為了培養初等學校師資，設立教員講習所，²⁷此為因應急迫局勢採取權宜計策意味的國語傳習所，已於其中進行包括體操在內的6個科目，²⁸爾後，體操逐漸普遍設立於各級學校，成為學校的一個科目。然而，在體育課的教學場域裡，教授體育的師資，除了來自日本的體育專業師資外，多半是臺灣「通才」概念下的師資養成，因為臺灣至日治結束之前，始終未成立體育相關的專業科別或學校，也未有培育體育教師的機制，遑論女子體育教師的養成。

女教師的培養方面，根據學者游鑑明的研究，臺灣在1919年前，並無女子師範教育，若因女學童的增加而產生師資上的需求，一則聘任日籍女教師應急，另一則是

²³ 成田十次郎，《スポーツと教育の歴史》，頁100。

²⁴ 1926年改制為日本女子體育專門學校，1965年再改制為日本女子體育大學，培育出不少日本女子體育優秀之人才。今村嘉雄編，《新修體育大辭典》（東京：不昧堂，1976年），頁1113。

²⁵ 成田十次郎，《スポーツと教育の歴史》，頁100。

²⁶ 掛水通子，〈大正期における女子体育教員に関する研究——女子体操科教員養成機関と中等学校体操科教員免許状女子取得者について〉，《藤村学園東京女子体育大学紀要》，通号21（1986年3月），頁13-25。

²⁷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年；臺北：南天書局，1995年複印），頁14-17；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的第一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講習員之培訓與任職〉，《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52期（2007年5月），頁2-15。

²⁸ 6個科目分別是臺灣語、日本語教授法、支那公文書信、體操、唱歌、博物學及衛生法。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6年），頁74；《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講習員第一回卒業式ヲ舉行ス》（臺灣史料稿本）（臺北：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1896年），未編頁碼。

非新式教育培育之下的臺籍女教師。為了提供合於新式教師需求的臺籍女教師，臺灣總督府於 1897 年設立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的女子分校，是最早培養女教師的學校，也是 1919 年前供給臺籍女教師的重要學校。²⁹

1919 年和 1922 年頒布兩次的「臺灣教育令」，³⁰ 確定臺灣人的教育制度，比照日本國內制度增設中等以上教育機關，也提供女子接受教育的機會，雖然臺籍女學生的教育機會遠不如日籍女學生，³¹ 但無論如何，此時期教育政策的確定，多少改變臺籍女學生的就學空間，也使更多的臺灣女性有機會接受學校教育。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和高等女學校，亦成為 1919 年之後培育女教師的其他機構。易言之，在「臺灣教育令」公布後，女教師的來源較為多元，但也出現培養方式不一致的現象。

當然，因著女學生的增加，女教師的需求亦相對增加。女教師的供應上，實無法改善教師不足之現象，因此舉辦講習會來培養師資，也成為女教師的另一來源。³² 然而因師範學校多為男子所設，有識者或顯焦慮，紛提建議，³³ 例如在女子師範學校設立之前，宜設女教員養成所；³⁴ 也認為建設女子師範學校應有其必要性，亦能維其均衡。³⁵ 不過，總督府始終將女子師範教育置於輔助地位，³⁶ 未能設立女子師範學校，因此，女教師無論何種來源，未能受到專業且長期的訓練，亦是不爭的事實。

也因為如此，日治時期培育女教師的機制有了些許變化，由總督府正式委託教育機關培養女教師來源有三：一是先後於中等以上女學校附設師範科、講習科和補習科；二是於臺北第一師範學校設置女子演習科；三是於各地師範學校附設教員講習

²⁹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的職業婦女〉；游鑑明，〈日據時期的臺籍女教師——以公學校為例〉，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編，《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88。

³⁰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367。

³¹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頁 147-149。

³²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的職業婦女〉，頁 43。

³³ 公館公學校，〈今後の女子教育と女教員の任務〉，《教育論文集》（新竹：出版者不詳，1922 年），頁 733-740；〈本島教育上急務と認めらる、事項〉，《臺灣教育》，第 300 號（1927 年 6 月），頁 3-63。

³⁴ 〈女師範未設立前 宜設女教員養成所 教員檢定委員之提唱〉，《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6 年 6 月 11 日，版 4。

³⁵ 〈希望女子教育的普及 當設女子師範〉，《臺灣民報》，臺北，1924 年 10 月 11 日，版 1；〈本島亦須設置女子師範〉，《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7 年 4 月 18 日，版 4。

³⁶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的職業婦女〉，頁 49。

會。³⁷ 亦有因應 1943 年臺灣義務教育制度實施，而於師範學校舉辦臨時教員養成會或於各地增設講習會等，來培養速成應急女教師。³⁸ 游鑑明已將臺籍女教師的養成機構整理十分詳盡，分別是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校（甲組，1897-1898 年）、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手藝科，1898-1902 年）、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手藝科，1902-1906 年）、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技藝科，1906-1910 年）、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技藝科，1910-1919 年）、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師範科，1919-1922 年）、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彰化高等女學校（講習科，1922-1928 年）、高等女學校（補習科，1928-1945 年）、臺北第一師範學校（女子演習科，1928-1943 年）、臺北師範學校（女子部，1943-1945 年）、臺北師範學校（演習科，1943-1945 年）。³⁹

在上述培育女教師的學校中，體操均為各校上課的科目之一，統整如表 1，其表格雖是針對臺籍女教師的養成機構整理而成，但對於女教師擁有的體育知能程度，或可得知一二。

表 1、修業期間體操科每週教學總時數表及內容一覽表

年代	校名	科別	修業年限	每週體操科授課時數		體操科內容
1897	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校	甲組		無		無
1898	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	手藝科	3	無		無
1905	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	手藝科	3	無		無
1906	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	技藝科	3	4	2（第一學年） 1（第二學年） 1（第三學年）	單音唱歌、遊戲
1913	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	技藝科	3	3	1（第一學年） 1（第二學年） 1（第三學年）	體操
1919	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	師範科	1	2		體操、教練、遊戲、教材研究

³⁷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的職業婦女〉，頁 44。

³⁸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的職業婦女〉，頁 48。

³⁹ 游鑑明，〈日據時期的臺籍女教師——以公學校為例〉，頁 1-88。

1922-1928	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	講習科	1	2	體操、教練、遊戲、教材研究
1928-1939	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	補習科	1	2	體操、教練、遊戲
1932	臺北第一師範學校	女子演習科	1	3	體操
1935-1936	臺北第一師範學校	女子演習科	2	4 2 (第一學年) 2 (第二學年)	體操
1936	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	補習科	1	2	體操、教練、遊戲
1937	臺北第一師範學校	女子演習科	2	6+2 3+1 (第一學年) 3+1 (第二學年)	體操
1938	彰化高等女學校	補習科	1	3	體操、教練、遊技、公學校教材研究
1939-1940	臺北第一師範學校	女子演習科	2	4 2 (第一學年) 2 (第二學年)	體操
1940	彰化高等女學校	補習科	1	3	體操、教練、遊戲、競技
1941	臺北第一師範學校	女子演習科	2	6+2 3+1 (第一學年) 3+1 (第二學年)	體操

說明：臺北第一師範學校女子演習科於 1937 年和 1941 年的史料呈現，體操科每週授課時數為 3 小時，但可選修成為 4 小時。

資料來源：1. 游鑑明，〈日據時期的臺籍女教師——以公學校為例〉，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編，《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1993 年），頁 1-88。

2. 臺中州立彰化高等女學校，《臺中州立彰化高等女學校一覽表》（臺中：臺中州立彰化高等女學校，1938 年、1940 年）。
3. 小野正雄，《創立滿三十年記念誌》（臺北：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同窗會學友會，1933 年），頁 44-48、51-55、64-68、79-80、87-89、119-120、138-139、169-170。
4. 臺灣總督府臺北第一師範學校編，《臺灣總督府臺北第一師範學校一覽》（臺北：編者，1932、1935、1936、1937、1939、1940、1941 年）。
5. 臺灣公立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編，《臺灣公立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一覽》（臺北：編者，1919、1921 年）。
6. 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一覽》（臺北：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1925、1927、1928、1929、1930、1931、1932、1933、1934、1935、1936、1939 年）。
7. 臺南州立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昭和十一年度 臺南州立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一覽》（臺南：臺南州立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1936 年）。

以上雖多半針對臺籍女教師整理而成，但從上表可知，女教師的養成階段，體操科的授課時數並不高，每學年每週授課時數為 1-3 小時。值得注意的是，自 1919 年起，體操科的授課時數較以往增加，從原來的 1 小時增為 2-3 小時；其次，為教導女教師教授體操科之實際方法，臺灣公立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師範科的體操科目內容為體

操、教練、遊戲和教材研究，⁴⁰ 特別將教材研究列為課程內容之一，以因應未來教學之需。當然，在小、公學校體育課出現實際指導的困難，女學校補習科的體操科教材分配問題，亦曾被提出檢討。⁴¹

除了體操科的正課之外，也有不少課外體育活動。以臺北第一師範學校為例，其課外體育活動包括早操、課後運動、各種體育會（體育大會、武道大會、長距離競走、團體長距離競走、馬拉松、游泳大會、校友會各運動部大會）、武道寒稽古（指在冬季練習的一種修行方法）、登山遠足、游泳特別指導、夏季運動練習、體位向上的各種練習，⁴² 十分多樣。

日治時期女子教師對體育教學究竟發揮多少功能，不得而知。臺北第三高女的武山光規，對於早期的臺籍女教師擔任技能科教學工作給予極高的評價，但因過去纏足之風等因素影響下，對於體操科的教學略有疑慮。⁴³ 為使熟練體育，部分女學校成立研究會或同窗會，共同研究體育教學相關課題，通常集中一段時間，專為該校學生或畢業校友培養更多的體育技術及指導方向。例如 1925 年 10 月 24 日，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舉行第三屆體育講習會，⁴⁴ 後於 1930 年舉行第八屆體育講習會，⁴⁵ 足見該校每年至少舉行 1 次，使學生學習更多體育知能。又如臺北第二高女約 60 名學生於 1925 年在古亭町川端舉行 10 天的游泳講習，⁴⁶ 新竹高女亦同，1926 年於新竹公園游泳池舉行游泳講習會，⁴⁷ 又於 1932 年舉行第五屆體育講習會，地點就在自己學校，

⁴⁰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 11 卷（東京：龍吟社，1939 年），頁 841-842；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812-872。

⁴¹ 此為基隆女學校於 1931 年全島中等學校體育研究會所提出之問題。〈全島中等學校體育研究會〉，《臺灣教育》，第 349 號（1931 年 6 月），頁 84-88。

⁴² 臺灣總督府臺北第一師範學校編，《臺灣總督府臺北第一師範學校一覽》（臺北：編者，1937 年、1939 年、1940 年）。

⁴³ 武山光規，〈今昔小話〉，收入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同窗會學友會編，《創立滿三十年記念誌》（臺北：編者，1933 年），頁 452-460。

⁴⁴ 臺灣總督府，《臺灣日誌》（臺北：南天書局，1994 年）。

⁴⁵ 〈臺北第一高女 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0 年 10 月 26 日，版 2。

⁴⁶ 〈臺北第二高女生徒の臺北古亭町川端に於る水泳講習〉，《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8 日，版 5。

⁴⁷ 〈新竹高女水泳講習〉，《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6 年 7 月 5 日，版 1。

並在舉行體育講習會的同時，辦理小、公學校女兒童的 400 公尺接力賽跑，⁴⁸ 臺中高女於 1925 年於臺中武德殿水泳場舉行游泳講習會，共有 70 名學生參加。⁴⁹ 東部的學校也隨之舉辦，1933 年花蓮港女學校特別針對蕃童教育指導者進行音樂遊戲講習會。⁵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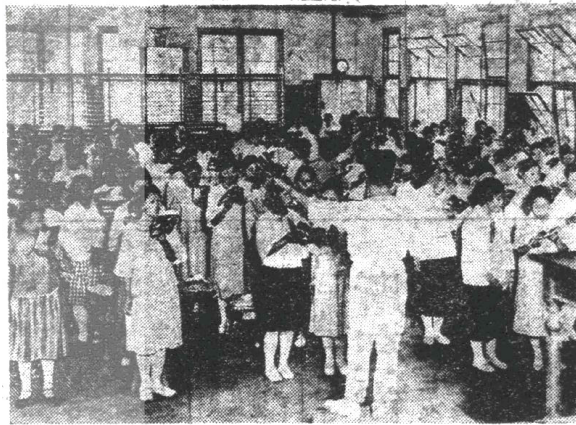


圖 1、臺北第三高女同窓會舉辦音樂遊戲講習會

資料來源：〈臺北第三高女同窓會主催の音樂遊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0 年 8 月 7 日，版 8。

至於培養較多臺籍女教師的臺北第三高女也不例外，多次由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同窓會主辦，例如 1929 年的音樂體操講習會，參加者共 90 名（會員 79 名，非會員 11 名，參與人數超過原訂 60 位名額），講習科目為音樂、體操（包括體操、競技、舞蹈、表情遊戲、律動遊行、民謠遊戲），6 天時間均由同校教諭來教導。⁵¹ 隔年，同樣辦理講習會，為期 5 天，不過改為音樂遊戲講習會，由赤尾寅吉囑託（指的是特約人員）、小橋川德八教諭、古賀カズエ囑託來教導。⁵² 1937 年的夏期講習會（7 月

⁴⁸ 〈新竹高女の 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2 年 10 月 14 日，版 3。

⁴⁹ 〈臺中水泳講習會 終了式舉行〉，《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8 日，版 2。

⁵⁰ 〈音樂遊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3 年 8 月 29 日，版 3。

⁵¹ 〈音樂體操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9 年 6 月 15 日，版 7；〈音樂體操講習〉，《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9 年 7 月 15 日，版 2。

⁵² 〈三高女同窓會 開遊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0 年 6 月 19 日，版 4；〈三高

13-17 日)，150 名參加，講習科目為唱歌、遊戲、舞蹈。⁵³ 上述所示，皆顯示女學校在體育課正課和課外活動外，尚舉行短期體育講習會，以「瞭解嶄新的小、公學校教材」，⁵⁴ 強化體育知能。

上述提及培育女教師的學校教學機制，對於日後教授體育課的能力養成，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但或許仍不足應付體育教學現象之需要，因此，女教師就職後，臺灣總督府及地方各州廳尚舉行各種教學講習會，成為維繫女教師體育教學能力的重要場域。

叁、體育講習會的舉行

前段已述及，臺灣在日治時期並未成立體育科系或學校，也未有培育體育教師的機制。因此，藉由體育講習會的舉行來增加其專業知能，對於當時的教師而言，並不陌生。

講習會之舉行，是日本殖民者關切之事。1900 年，臺北師範學校在暑期休暇期間，於 7 月邀集全島教師 30 餘人參加，⁵⁵ 內容雖未涉及體操科目，但已開教員講習會之例。1901 年夏，召開公學校女教員講習會。⁵⁶ 1905 年 7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以訓令第 161 號發布「地方學事講習規程」，⁵⁷ 該規程第一條載明，為使臺灣公學校訓導能在教學上「改良進步」，廳長可隨時開設學事講習會，另希望各地「務使統一」辦理相關講習，⁵⁸ 看來，此一規程的設定，最初是針對公學校教師，且以教學精進

女同窓會 開音樂遊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0 年 7 月 8 日，版 4。

⁵³ 臺北市役所編，《昭和十二年度 臺北市社會教育概況》（臺北：臺北市役所，1938 年），頁 67。

⁵⁴ 〈第三高女同窓會の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0 年 6 月 19 日，版 2。

⁵⁵ 研習時間頗長，共達 47 日，講習時間從上午 7 時至下午 7 時，長達 10 餘小時。〈教員講習會講習の成績〉，《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0 年 10 月 16 日，版 2。

⁵⁶ 引自新井淑子，〈殖民地臺灣的女教員史（2）——高等女學校と女教員の意識・實態〉，《埼玉大學紀要》，第 51 卷第 2 期（2002 年），頁 25-42。

⁵⁷ 〈訓令第百六十一號地方學事講習規程設定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092 冊第 24 號；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編，《臺灣學事法規 大正二年版》（臺北：編者，1913 年），頁 150。

⁵⁸ 〈昨日之教育事業（上）〉，《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06 年 1 月 7 日，版 3。

為其優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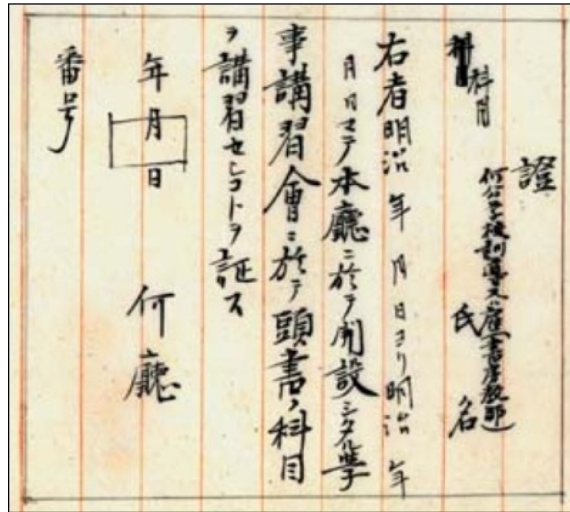


圖 2、地方舉辦講習會之證書

資料來源：〈訓令第百六十一號地方學事講習規程設定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092 冊第 24 號。

講習會的舉行是為改進教學的重要活動，除了可以提昇教師資格、補充學力不足之目的外，亦具有「豐富教員能力」和「啟迪方法」之效，⁵⁹ 更希望各講習員參與後，「以為實際之活用，俾得收本島人教育之效果」，⁶⁰ 這些意在培養教育見識及各種提升教師知能的講習會，亦被認為可以置於社會及國家發展之上，藉此涵養國民

⁵⁹ 〈小學校教員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8 年 7 月 16 日，版 2；〈教員講習會講習の成績〉，《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0 年 10 月 16 日，版 2。

⁶⁰ 此為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大島久滿次於 1910 年 7 月 17 日在教師講習會的致詞，全文如下：「本島之開發。今已就緒。而教育一事。亦益進普及發達之域。誠堪為國家欣喜之者。當此之時。從職教育者。應常不怠于學理之研鑽並實地之磨鍊。以期改善者。自不待言。特如教育本島人者。宜深鑑本島社會之狀態。施以適宜之教育。使之健全。藉得養成常識之良國民。此公學校職員諸君。所於宜一層研究與努力也。此次開設講習會。亦將以資諸君之研究。願諸君善修其業。以為實際之活用。俾得收本島人教育之效果。當舉此開會之式。謹陳一言。以為訓辭。」〈紀講習會開會式〉，《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10 年 7 月 21 日，版 2。

性。⁶¹ 可見，透過講習會的舉行，除強化體育教學知能外，亦將國民道德或教育思潮等理念傳遞至學生身上，教師之「重責大任」可見一斑。

事實上，教師講習會的舉行，臺灣自日治之初至日治末期皆未間斷，這可從《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中略為得知，其主辦單位從臺灣總督府（臺灣教育會）乃至府州廳郡（各地教育會）等，均分別舉辦各種教師講習會。

筆者根據《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進行統計，⁶² 發現日治時期針對教師舉行的講習會，種類高達 47 種之多，其中，以國語講習會 126 場次最高，其次是體育相關講習會（包括體操、體育、體操遊戲、體育衛生、唱歌遊戲、音樂遊戲、武道等），總次數高達 112 場次。這個現象，頗令人玩味。

早在 1915 年臺灣總督府舉行教師講習會時，報載「其科目中最有興味者，為體操一科」，即便當時的體育講習會為 7 月炎暑之天氣，但各講習員仍然「熱心研究」，而且「即年長者亦頻揮熱汗」，但何以體操科在講習會中受到極大的歡迎？根據教師所言，其體育講習會之方針，「為本島生長子弟，比在內地體力甚劣，即精神上亦注意力散漫，乏活氣，意志薄弱，照此體育甚可補肉體上精神上之缺點，使全校兒童喜運動，不問校內校外。于體操科修得規律及其他美德，均期實行。」⁶³ 足見其重視及受歡迎之程度，以及對補強臺人劣等身體的自信。

臺灣首次以體育講習會為名者，應是 1903 年於臺北廳舉行的體育講習會。⁶⁴ 但女子體育講習會則是直至 1920 年代之後才開始。事實上，早期的女教師講習會，科目多半以家事、裁縫等居多，女教師在講習會中之所以接觸到體育，初始是參加一般的講習會，此意指殖民當局在通才概念下舉辦講習會，學校教師應該學會各項技能，體操做為學校教授科目的一環，自然也不例外。也因此，在講習科目中，常可見體操或遊戲等科目。當然，教師講習會的舉行，並非全然針對女教師，例如 1905 年 7 月

⁶¹ 〈講習會開會式〉，《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5 年 7 月 7 日，版 5。

⁶² 林政君，〈日治時期臺灣小、公學校體操講習會之歷史考察——以臺北州為例〉，頁 259-293。

⁶³ 〈講習中之體育〉，《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5 年 7 月 13 日，版 5。

⁶⁴ 當年 3 月 26 日，臺北廳利用學期終了之休業時間，針對小、公學校的教師於臺北第一小學校進行體操遊戲講習會，聘請國語學校的鈴木和金須擔任講習會之講師，然其講習之內容為何，限於資料之闕如，無法進一步說明。〈體操遊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3 年 3 月 25 日，版 2。

於基隆公學校舉行的公學校講習會，在眾多參與者中，以男教師為主，僅 2 位女教師參加，講習科目為教育、國語、音樂、體操。⁶⁵

日治時期的正式或代用女教師多半未受過專業的體育訓練，⁶⁶ 為推動女子體育教學，勢必針對這些女教員進行體育講習。總之，女教師講習會在此教育趨勢下登場，女教師依循著講習會方式或者同儕間的體育活動，加強體操的教學能力。

臺灣最早的女子體育講習會於何時舉行？依目前的史料觀之，似從地方開始。1920 年臺北廳召開的體育講習會，於每星期六下午 1-4 時進行講習，專以個人指導為主，另說明體育的理論與實際，包括運動生理、運動心理和解剖等知識，此講習會雖非單獨為女教師辦理，但主辦者將男子分為 3 組，女子 1 組，分開進行講習。⁶⁷ 廣義而言，也算是為女教師舉行。其次，1925 年 7 月 22-27 日於羅東小學校舉行的體操和家事講習會，總共 6 日，由羅東郡教育研究會和蘇澳郡教育研究會共同，其課程內容為體操和家事，參加女教師 15 名。⁶⁸ 隔未數日，海山郡教育研究會於板橋公學校舉行女教員體育講習會，參加者是郡內小、公學校女教員及其他有意願者，授課科目為體操遊戲和體育舞蹈。⁶⁹ 上述 3 者，均為地方舉行的講習會，其時間約莫在 1920 年代前期，這個時間點比男子體育講習會的舉行約晚 20 年。

至於專以女教師為授課對象的全島體育講習會，則於 1925 年 8 月 11-20 日舉行 10 天，此講習會由臺灣教育會主辦，在臺北第一高女舉行。此部分將於下節詳細說明。

⁶⁵ 〈基隆公學校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05 年 7 月 29 日，版 4。

⁶⁶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頁 22。

⁶⁷ 〈體育の特殊講習 實際に重きを置いて〉，《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0 年 1 月 13 日，版 7。

⁶⁸ 〈羅東の女教員 體操と家事講習〉，《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7 月 24 日，版 5。

⁶⁹ 〈海山／女教員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2 日，版 6。此種由各州廳郡市組成的教育會與教育研究會，在推動各項教育研究或辦理體育講習會，使各州廳郡市所屬之教師能充實體育教學能力上，發揮不少功能。臺北市教育會於 1933 年統計其會員數，共有小學校 198 位、公學校 279 位，合計 477 位會員。臺北市役所編，《昭和八年度 臺北教育要覽》（出版地不詳：臺北市役所：1933 年），頁 20-21；臺北市樺山尋常小學校體育研究部，《臺灣に於ける小學校體育の實際》（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1924 年），頁 258-259；宜蘭郡教育會，《宜蘭郡教育概況》（宜蘭：宜蘭郡教育會，1930 年），未編頁碼。

另外，值得關注的，還有講習會與教師資格之間的關連性。謝仕淵的研究曾提及教師試驗與講習會之間似乎存有相互配合的制度，亦即以類似補習的形式出現。⁷⁰

日治時期學校教師的任用機制，⁷¹ 使師資培育過程具有進一步加強的功能。臺灣總督府有時因應學校增設，導致嚴重缺員情形時，在教師檢定試驗前舉辦講習會，包括教員學力向上講習會、師範學校卒業者學力補充講習會或是文檢受験準備講習會，⁷² 講習科目多半為試驗必要之學科，若通過檢定，可直接減少就學時間，隨即擔任教師乙職。⁷³ 再者，根據謝仕淵的研究指出，講習會當中授課講師與教員檢定委員的名單多有重疊現象，⁷⁴ 這是否意味著，參與講習會的人較易通過檢定考試，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此外，尚有參加長時間講習後直接授予教員證者，例如雇教員講習會即是一例。臺南廳於 1917 年 7 月 5 日至 1918 年 2 月底，花費 8 個月，針對 40 名男教師和 20 名女教師，教授修身、國語、算術、教授法、體操、手工及圖畫、裁縫家事造花刺繡作法（女）等內容，其中的體操是依據「學校體操教授要目」內容

⁷⁰ 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頁 116。

⁷¹ 此一機制即為教師任用時必須通過的測驗。臺灣總督府於 1898 年 7 月 27 日以敕令第 178 號頒布「臺灣公學校令」，第九條即規定「公學校教員限用領有臺灣總督檢定公學校教員之執照者」，同年，「臺灣公學校教員檢定規則」的頒布，規定公學校教師之任用方式。〈公學校令敕令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25 冊第 7 號；〈府令一一號公學校教員檢定規則〉，《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55 冊第 32 號。

⁷² 〈教員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2 年 5 月 16 日，版 5；〈雇教員講習〉，《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8 年 6 月 2 日，版 4；〈教員講習修了〉，《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0 年 2 月 25 日，版 7；〈公學校教員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9 年 9 月 14 日，版 7；〈淡水教員講習告終〉，《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2 年 7 月 21 日，版 5。

⁷³ 以 1906 年為例，總督府因公學校膨脹，急需教員，乃舉行教員檢定試驗，授與訓導證書，然此試驗須具有師範部乙科畢業之程度，臺灣教育會遂舉辦講習會，凡公學校畢業生、師範學校國語學校半途退學者，或是國語學校國語部畢業生，即可報名參加，講習時間自 11 月 19 日起，為期 5 個星期，科目則為教育、國語、修身、數學、體操、唱歌等，參加者另於參加講習會時，繳納檢定 30 錢。〈訓導採用之新法〉，《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06 年 10 月 10 日，版 2；〈教育會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06 年 10 月 13 日，版 3。

⁷⁴ 講習會的渡部、志保田、三屋、長谷、大橋以及負責體操教授的鈴木等 6 人，同時出現在總督府任命的教員檢定臨時委員的名單之中。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頁 116。原引文為〈教育會講習師〉，《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06 年 10 月 21 日，版 2；〈教員檢定臨時委員〉，《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06 年 11 月 3 日，版 2。

而定。⁷⁵ 1919 年，以補充公學校雇教員為目的的訓導心得養成講習會（心得是指代理之意）亦同，約 5-6 個月的講習時間，科目為修身、國語、算術、教育、唱歌、體操、圖畫，參與者為嘉義 60 名（男 40 名、女 20 名）；臺南 13 名（男 12 名、女 1 名）；高雄 32 名（男 19 名、女 13 名），以符未來教學之所需，女教師也參與其中，每場次之人數不一，但多可達 20 餘人。⁷⁶ 看來，講習會除了具備傳遞體育新知之外，也是另類的培育教師機構，更是一種快速取得資格的捷徑。

肆、1925 年首次全島女子體育講習會之圖像

1925 年 8 月 11-20 日，臺灣教育會為了提升女子體育，養成體育教師的實力，改善小、公學校和中等學校的體育衛生，⁷⁷ 以「重視女子體育」為其方針，⁷⁸ 於臺北第一高女舉辦全島女子體育講習會。

此次的女子體育講習會，特別聘請來自日本的內田鳩子（奈良女高師助教授）、御笹政重（奈良女高助教諭）、人見絹枝（京都市立第一高女講師）等 3 人，⁷⁹ 此外，還有一位臺北師範附屬小學校訓導的西澤富子（東京二階堂體操學校畢業生），4 位講師全由二階堂推薦，分別教授體操、唱歌遊戲、競技等項目。

⁷⁵ 〈雇教員講習會〉，《臺灣教育》，第 182 號（1917 年 8 月），頁 70。

⁷⁶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學務課編，《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 18 年（臺北：編者，1921 年），頁 9。

⁷⁷ 〈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5 月 9 日，版 2。

⁷⁸ 〈今年は女子體育に重きを置く 臺教中等教員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7 月 29 日，版 5。

⁷⁹ 這些講師是與考察臺灣各種文化的大阪府教育視察團，一同搭乘扶桑丸來臺。事實上，當時除了內田鳩子、御笹政重、人見絹枝之外，還有一位船田マツ子（東京女子大學的體操教師，專長於對體育教學的號令指揮），最後未能前來。〈臺北通信〉，《臺灣教育》，第 279 號（1925 年 9 月），頁 63；〈體育講習講師 八日來臺す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8 日，版 5。



圖 3、左起為人見絹枝、御笹政重、內田鳩子、西澤富子

資料來源：〈臺南一高女講堂に於ける體育講習會〉，《臺南新報》，臺南，1925 年 8 月 25 日，版 4。

講習會原定從臺灣各地選出 40 名女教師，但反應熱烈，《臺灣日日新報》記者認為這個現象與女子體育發展快速，以及該報舉行全島女子網球比賽因素有關，而使報名人數激增。最後，竟有 81 位內、臺女教師參加，⁸⁰ 也有從全島來的女學校體操科主任，還有諸多旁聽者，年齡層從 18、19 歲的年輕女子到老婦，人數甚多。

女子體育講習會舉行的形式可分為開幕、正式講習、閉幕式以及後續活動，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開幕儀式

臺灣首次全島女子體育講習會，開幕儀式頗為正式。事實上，各講習會舉行之際，長官們多半蒞臨與會致詞或訓示，以便傳遞殖民政府相關政策或教育理念。女子體育講習會當天，除了木下信內務局長和生駒高常文教課長到場訓示外，古山榮三郎、土

⁸⁰ 〈本島の女子體育に新生面を開く女子體育講習會の發會式 木下局長體育の必要を力説〉，《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2 日，版 2。

性善九郎編修官和第一高等女學校清水儀六校長也蒞臨會場。



圖 4、木下信內務局長於 1925 年的女子體育講習會中的訓示畫面

資料來源：〈女子體育講習發會式（木下內務局長の訓示）〉，《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2 日，版 2。

這場於室內體操場開幕的講習會，木下信特別表示，女子體育的必要性是時代需求，教育應以男女機會平等為理想，雖然女子教育每年進步，但是過去以來女子體育一直被忽略，此次的舉行，可藉由體育來健全母體。內田講師亦言，體育講習會的教育目的，不只是為了培養選手，而是重視及健全女子體育。⁸¹

二、正式講習

講習時間共 10 日。講習內容共分為 3 類，分別是教練（秩序運動）、體操（下肢、上肢、上下肢、頭、胸、懸垂、平均、背、腹、體側、跳躍、呼吸）、遊戲競技（遊技、競技、遊戲），⁸² 總共 172 個項目（教練 27 項目，體操 125 項目，遊戲競技 20 項目）。其授課內容，從尋常科一年級開始至高等科二年級的各學年，進行教材項目的分配，可以看出此乃針對小學校的體操教材而設。再者，前 8 天係依分配表進行授

⁸¹ 〈本島の女子體育に新生面を開く 女子體育講習會の發會式 木下局長體育の必要を力説〉，《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2 日，版 2。

⁸² 〈女子體育講習會講習材料一覽表〉，《臺灣教育》，第 279 號（1925 年 9 月），頁 65-69。

課，第九日和第十日另行「特種教材」之教授。

表 2、1925 年女子體育講習會講習材料一覽表

項目	科別 學年 日期	尋常科						高等科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第六學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一日	第二日	第三日	第四日	第五日	第六日	第七日	第八日
教練 (秩序運動)		一、氣ヲ付ケ 二、右(左) 向 三、休メ 四、縱隊前進 (一列、 二列) 五、集々レ 六、停止 七、解レ 八、足踏 九、整頓(一 列二列前 二準へ) 十、伍々右 (左) 十一、番號 (一、 二) 十二、間隔及 距離ノ 開閉	一、番號(順 數) 二、半右(左) 向 三、二列橫隊 集合 四、迴レ右 (左)	一、行進間迴 レ 右 (左) 二、驅足及踏 換へ 三、步調行進 及 踏 換 四、步調止メ 步 調 取 レ 五、伍重複分 解(停止 間)	一、行進間右 (左)向 二、橫隊行進	一、驅步間ノ 諸動作 1. 速歩ヨリ驅 歩 2. 驅歩ヨリ速 歩 3. 驅歩間迴レ 右 4. 驅歩ヨリ停 止 二、方向ヲ換 へ(停止 間)	一、斜行		
體操	下肢 (脚)	一、足尖開閉 二、踵上下 三、前歩 四、側歩	一、脚前出 二、脚側出 三、屈膝舉股 (足踏)	一、舉踵半屈 膝 二、步調前進	一、屈膝舉股	一、脚側出踵 上下 二、脚前出踵 上下 三、脚前振	一、屈膝足側 出 二、脚側振	一、屈膝脚前 出 二、膝ノ伸展	一、脚後伸 二、股ノ伸展
	上肢 (臂) (手)	一、手腰 二、屈臂 三、屈臂下伸 四、臂前舉 五、臂左右舉	一、臂左右伸 二、左右下伸 三、臂上舉	一、臂上伸 二、臂上下伸 三、臂前伸 四、臂前ト伸	一、臂左右上 前下伸 二、臂左右前 下伸	一、臂上下振	一、臂左右振	一、臂各方二 伸	
	上下肢 (臂) (脚)			一、臂前舉々 踵 二、臂側舉々 踵	一、臂側上 舉 々 踵 半屈膝 二、臂前上 舉 々 踵 半屈膝	一、脚前出舉 踵 臂側 下伸	一、脚前出舉 踵 臂上 下伸 二、屈膝脚前 出 臂前 上舉(四 舉動) (二舉 動)	一、屈膝脚側 出 臂側 上舉(四 舉動) (二舉 動)	一、一臂先達
	頭(頭)	一、頭後屈	一、頭右左轉 二、頭前屈	一、頭左右屈		一、五年以上 二、ハ頭 ノ運動 全部			
	胸		一、手胸開脚 上體後 屈	一、水平棒ヲ 背(尻) シテ 上體後 屈	一、臂上伸閉 足上體 後屈	一、肋木支持 上體後 屈	一、肋木支持 上體後 屈舉踵	一、肋木支持 上體後 屈踵前 屈膝舉 片舉	一、肋木支持 上體後 屈踵 片脚屈 膝舉股 二、肋木支持 長座ヨ リ立上 リ胸反
	懸垂 (舉上)	一、肋木登降	一、懸垂直立 屈臂舉 踵(肋 木)	一、屈臂懸垂 立伸臂 體前倒	一、懸垂片脚 支持片 脚下垂 (肋木 二面シ)	一、兩側懸垂 二、懸垂屈膝 舉股(肋 木)(片 脚宛)	一、懸垂伸臂 橫行(水 平棒) 二、懸垂左右 振動	一、伸臂懸垂 轉向橫 行(水平 棒) 二、兩逆手懸	一、肋木支持 逆立懸 垂

[illegible]

說明：競技內容如下：コーナーボール（角球）、ポチトリレ（馬鈴薯接力）、ニューデッドボール（躲避球）、リレーレース（接力賽）、インドアベースボール（室內棒球）、立幅跳（立定跳遠）、バレーボール（排球）、ステップ・エンド・ジャンプ（step and jump，類似三級跳遠動作，但僅做最後跨步跳和跳躍的動作）、ベース・ボール投（投棒球）、バスケットボール（籃球）、走高跳（跳高）、立高跳（立定跳高）、走巾跳（跳遠）、砲丸投（鉛球）、ローハールド（低欄賽跑）。遊戲內容如下：ベース・ボールダンス（棒球舞蹈）、グレース・ダンス（grace dance，一種舞會）、カナリア（金絲雀）、ダイヤモンド（鑽石）。但仍有諸多遊戲競技的內容，未有對應之中文名稱。表格內之序號非依原稿標示。

資料來源：〈女子體育講習會講習材料一覽表〉，《臺灣教育》，第279號（1925年9月），頁64-69。

各年級的體操教材分配表，是從尋常科一年級開始至高等科二年級，每個動作的背後或順序的安排，牽涉到運動生理學的理論，以及運動的分類。⁸³基本上，是以瑞典體操的概念安排，務使兒童身體可以完滿發展。倘若與 1916 年公布《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報告書》之內容進行對照，⁸⁴ 部分符合小學校和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的體操科教材分配表，有些則是延伸之教材內容。⁸⁵

此次女子體育講習會，報章雜誌對於前 3 天的報載較多，以下陳述之情景雖僅以前 3 天為主，但仍足可理解講習會之舉行現象。

第一天，4 位講師穿著運動服裝整齊劃一地站在運動場上，一開始的課程，是教導尋常一年級學生的課程。相較於 4 位講師的整齊服裝，各地前來的講習員服裝，顯得相當不專業，《臺灣日日新報》記者這麼寫道：「有些人穿著長袖或著令人酷熱的袴褲出席，因此，有講習員申訴可能需要舉行服裝的講習會，……大家穿著彩色的洋服和和服」。⁸⁶ 也就是說，各地前來參加的講習員似乎不太理解體育講習會應穿著之服裝規定，因此有人戲言需針對女子進行一場服裝的講習會，可見參加講習者服裝之混亂。

講習員混亂的服裝，似乎沒有影響教學。首先登場的內田鳩子，她穿著像女優一樣的高跟鞋，宛如纏足婦女在走路一般，以輕快的口令一步步地緊湊講課，教導尋常一年級的體操。

第二位上場的講師，則是以田徑競技著名，後來創下多項世界紀錄的人見絹枝。她負責的科目是競技，這位身高 5 呎 7 吋（171 公分）的高個子女生，「以她紮實的腿可判斷，不愧是擁有世界紀錄的人，她的動作很熱心，因此大家都很專心競技運

⁸³ 依照瑞典體操的特徵來安排。能勢修一，《明治期學校體育の研究——學校體操の確立過程》（東京：不昧堂，1994 年），頁 300-303。

⁸⁴ 〈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報告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6230 冊第 13 號。

⁸⁵ 金湘斌在其博士論文係與 1921 年的《公學校教授要目上編》的〈體操科教授細目〉進行比較，發現〈體操科教授細目〉缺乏短距離、リレーレース（接力賽）、走高跳（跳高）、走幅跳（跳遠）、三段跳等項目，金湘斌，〈纏足から天然足へ：日本統治前期（1895-1925 年）台灣における學校女子體育に関する研究〉，頁 260。惟此次講習會的對象乃是小學校的教材，因此，本文並未依公學校教授細目進行比較。

⁸⁶ 〈長袖や美しい袴で 彩られ繪を見るやうな 女子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2 日，版 5。

動」。⁸⁷

最後，由御笹政重負責唱遊遊戲教學，表情豐富的她，有一雙會說話的大眼睛，⁸⁸ 她邊彈琴邊教唱，再進行遊戲，在 1 個小時內要進行 4 首歌，「她一邊手腳彎腰指導一年級做的動作，可是，她和講習員之間沒有默契，看到如此不協調的樣子，只能苦笑。」⁸⁹ 可見得，其課程雖是尋常一年級的體操，但仍有諸多講習員的動作不協調。或因御笹十分有經驗，她認真指導配唱的動作及手勢，講習員慢慢學會，只花 1 小時，就迅速教會大家 4 首曲子。⁹⁰ 教授期間，氣氛非常熱鬧，「在同校參加其他活動的夫人，她們拋棄自己的活動，來看唱歌遊戲，其中有些人開始模仿動作，也跟著跳起來。」⁹¹

由上可知，第一天的講習會亂中有序，從沒有默契開始到講習員認真且順利完成動作，著實花了不少時間。御笹在教學後，特別詢問講習員是否理解內容，有位講習員回答說非常有趣，但又把手放在胸前說，「不知那裡有趣，不過很好玩」。⁹² 足見講習員對唱歌遊戲的興趣很高，卻無法完全理解講習的內容，這位講習員表達內心覺得新鮮且有趣的感受，或許也是參與者的想法。

第二天，因御笹已於前一日說明服裝的要求，雖有些講習員仍著和服前來，但多半已穿運動服，⁹³ 情況有些好轉。該天的活動也十分有趣。內田教授第二學年教練課程（秩序運動），她喊著口令，向左向右、二列橫隊、集合、向後轉的教材，一二、一二的呼唱做體操，腳前出、臂左右伸、手胸開腳上體後屈，最後開閉腳的跳躍運動

⁸⁷ 〈長袖や美しい袴で 彩られ繪を見るやうな 女子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2 日，版 5。

⁸⁸ 竹中信子著，曾淑卿譯，《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大正篇 1912-1925）》（臺北：時報文化公司，2007 年），頁 382-383。

⁸⁹ 〈長袖や美しい袴で 彩られ繪を見るやうな 女子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2 日，版 5。

⁹⁰ 竹中信子著，曾淑卿譯，《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大正篇 1912-1925）》，頁 382-383。

⁹¹ 〈長袖や美しい袴で 彩られ繪を見るやうな 女子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2 日，版 5。

⁹² 〈長袖や美しい袴で 彩られ繪を見るやうな 女子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2 日，版 5。

⁹³ 〈參觀人が押すなすなで 今後は關係者以外お斷り 女子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4 日，版 5。

——原地跳和原地小跑步。這些奇特的體操姿勢，也引起一部分的會員在笑。⁹⁴ 此種藉由報數、向右轉、向左轉、向右轉一圈、集合的口號，一步一步指導體操動作的內容，可由表 2 清楚顯示出來。



圖 5、女子體育講習會，由人見絹枝指導接力賽跑（リレーレース）之接力棒傳接動作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3 日，版 5。

唱歌遊戲由御笹帶領講習員進行兔子、寶寶睡、蟋蟀、螢火蟲、路障遊戲、雨傘、珍珠、麻雀等活動，⁹⁵ 大家已比前一天習慣，隨著音樂，快樂律動。人見負責競技，她帶領大家從事馬鈴薯接力（ポテトリレー）⁹⁶ 和躲避球（ニューデッドボール）

⁹⁴ 〈女子體育講習會（第二日）講習員も若返つて ピアノに伴て律動する きのふは長官夫人も參觀〉，《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3 日，版 5。

⁹⁵ 竹中信子著，曾淑卿譯，《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大正篇 1912-1925）》，頁 382-383。

⁹⁶ 馬鈴薯接力，是一種類似折返跑的分組競賽。其方法是在平坦的運動場的一端劃上一線（準備區），接著離 4 公尺再劃上一線（出發點），在此處劃個 30 公分直徑長的圓，放上 3 個「石」（1 個「石」包括 2 個球和 1 個木片），接著又離 10 公尺遠處再劃一線（折返處），同樣劃個 30 公分直徑長的圓。競賽方法是，各組先在準備區準備，開始時，第一位學生先將第一個「石」移至折返處的圓圈內，再返回出發點將第二個「石」移至折返處，以此類推，將三個「石」全部放入後，返回與第二位同學拍手。第二位同學則將已放在折返處的 3 個「石」依序放回出發點。直到最後競賽結束。川口英明，《新らしい學校遊戲》（東京：目黒書店，1932 年），頁 46-47。

運動。⁹⁷

教授上述科目後，接著進行實地操演。隨著體育逐漸地受到重視，講習會的內容更偏重實際教學，以確實訓練講習員的身體技能，有時也會安排類似教學實習或試教的概念來實施，進行兒童的實際教學。此次女子體育講習會請來的是臺北第一高女附屬小學校六年級的 20 位女學生，她們以小跑步進入會場，聽著御笛的口令，整齊劃一的行動。由於非常有趣，講習員皆靠近觀看女學生的一舉一動，就連臺北市內小、公學校校長和師範學校教諭也前來觀賞；另外，還包括實地操演兒童的母姊們也到現場，⁹⁸ 十分熱鬧。



圖 6、女子體育講習會，小學校女學生實地操演之畫面

資料來源：〈臺北第一高女に開會中の女子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5 日，版 5。

這些實地操演的女學童，表現令人讚賞，由清水校長陪同參觀的後藤長官夫人特別稱讚：「雖然是六年級的學生，但是今天第一次接受指導，就做得那麼好，應該平

⁹⁷ 〈女子體育講習會（第二日）講習員も若返つて ピアノに伴て律動する きのふは長官夫人も參觀〉，《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3 日，版 5。

⁹⁸ 〈女子體育講習會（第二日）講習員も若返つて ピアノに伴て律動する きのふは長官夫人も參觀〉，《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2 日，版 5。

常的訓練做得很好吧！」⁹⁹ 臺北市的女學童在體操的表現可圈可點，或許我們也可這麼說，臺北做為臺灣的首都，其文化的向上遠超過其他的都市，¹⁰⁰ 也因為「運動風氣無不有由臺北傳移至其他地方之情形」，¹⁰¹ 因而女學童的表現良好，當是可被理解之情事。

《臺灣日日新報》刊載女學童實地操演的照片，¹⁰² 在這張圖片當中，看到動作一致，有條不紊，亦是在集體訓練中改造及規範女學生的行為與身體。

到了第三天，會場除了講習員和講師外，參觀者人山人海，主辦者只好將「關係者以外」隔絕在外。講習員從事女子教練活動時，因相當少見，就連在第一高女參加盛花（裝在盤子或籃子裡的花）之會的千金小姐和夫人，離開會場時都目不轉睛盯著體操演練，可見許多人對此皆感到十分好奇。另外，內田和御笹也利用這個機會，宣傳共同的著作《教育ダンス》（教育舞蹈）乙書，更加强了女教師的體育熱。¹⁰³

不過，在上述 3 天的報導中，僅見日本 3 位講師的教學情形，卻沒有臺北師範附屬小學校西澤富子的相關訊息，經筆者的搜尋，只有《臺灣教育》雜誌第 279 號內，發現西澤富子和人見絹枝進行肩上伏臥的照片。從這張於女子體育講習會呈現的照片來看，其動作類似疊羅漢，人見絹枝把西澤富子上舉，高舉過頭，西澤與地面平行，人見的手撐在西澤的腰上，西澤的手則放在人見的肩上，雙腳伸直，並壓腳背，以保持平衡，兩人呈現倒 L 形狀，人見透過西澤的重量，進行肩上伏臥的動作。這是一個非常具有高難度的動作，經過比對表 2 的內容，既不符合，也不太適合學校教學之用，但可看出人見絕佳體能和高技巧動作。

⁹⁹ 〈女子體育講習會（第二日）講習員も若返つて ピアノに伴て律動する きのふは長官夫人も參觀〉，《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2 日，版 5。

¹⁰⁰ 田中一二編，李朝熙譯，〈臺北市史—昭和六年（一）〉，《臺北文獻》，直字第 106 期（1993 年 12 月），頁 187。

¹⁰¹ 田中一二編，李朝熙譯，〈臺北市史—昭和六年（五）〉，《臺北文獻》，直字第 120 期（1997 年 6 月），頁 213。

¹⁰² 〈臺北第一高女に開會中の女子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5 日，版 5。

¹⁰³ 〈參觀人が押すなすなで 今後は關係者以外お斷り 女子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4 日，版 5。



圖 7、西澤富子與人見絹枝進行肩上伏臥的動作

資料來源：《臺灣教育》，第 279 號（1925 年 9 月）。

三、閉幕儀式及後續活動

經過多天授課，在講習終了時，對講習員進行成績的審查，閉幕式當天上午 11 點舉行，舉行講習證書授與儀式，頒發講習證書，會員們也不捨地排列好，拍攝紀念照片。¹⁰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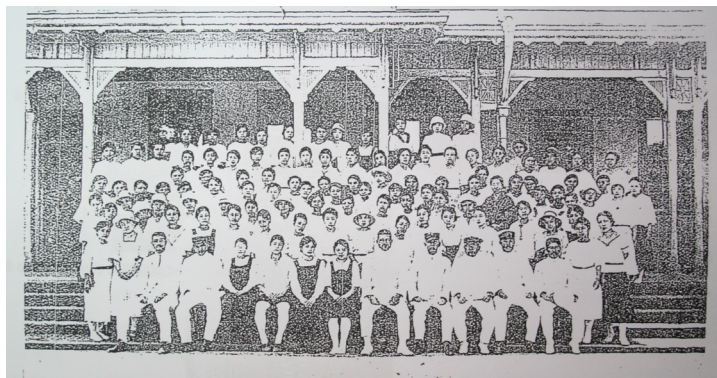


圖 8、首次全島女子體育講習會後之合影

資料來源：《臺灣教育》，第 280 號（1925 年 10 月）。

¹⁰⁴ 〈輝かしく横溢した 元氣な躰をお土産に 廿日閉會の女子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21 日，版 5。

饒富意味的是，教師講習會不見得如此枯燥，有時也有趣味的一面。早期教師講習會舉辦完畢後，有時會進行運動會、慰勞會、參觀、觀看電影（活動寫真）、舉行茶話會或拍攝紀念照片，¹⁰⁵ 其內容多偏重動態活動。至於 1925 年首次女子體育講習會舉行後，結束當下，即熱烈討論要不要為此開個小體育會，或是在新公園公開臺灣本島女子體育的活動。¹⁰⁶ 有趣的是，女子體育發展雖然受到整體社會的運動競賽激盪影響，¹⁰⁷ 在閉幕儀式中，卻提出女子體育雖應努力，但女子應有女子的本份，不得超過女子體育的常識之外，進行「奇怪的跑跳」。¹⁰⁸ 可見，女子還是受到性別的鉗制，被認為不得有太多的跑跳動作。



圖 9、人見絹枝於臺南一高女舉行的講習會示範跳遠動作

資料來源：〈臺南一高女講堂に於ける體育講習會〉，《臺南新報》，臺南，1925 年 8 月 25 日，版 4。

¹⁰⁵ 如召開運動會，辦理各種競技，優等者悉與以賞物；或是進行慰勞會；進行實地見學，參觀龜山發電所、總督官邸和博物館、製冰會社等。〈學事彙報〉，《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9 年 7 月 28 日，版 2；〈講習證書授與式〉，《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3 年 8 月 28 日，版 3；〈講習會慰勞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9 年 7 月 28 日，版 2〈教員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8 月 12 日，版 2；〈學事彙報〉，《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9 年 7 月 28 日，版 2；〈學事彙報〉，《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9 年 8 月 11 日，版 2；〈體育講習閉會式 妙技を活寫に納め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7 年 8 月 21 日，版 2。

¹⁰⁶ 〈女子體育講習會 来る二十日終了の豫定〉，《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5 日，版 5。

¹⁰⁷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頁 15。

¹⁰⁸ 〈輝かしく横溢した 元氣な躰をお土産に 廿日閉會の女子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21 日，版 5。

此後，4 位講師於閉幕後的隔日南下，至各州進行巡迴演講及實做課程，分別是：8 月 21 日於新竹、8 月 22 日於臺中、8 月 23 日於臺南、8 月 24 日於高雄，¹⁰⁹ 吸引許多女教師或愛國婦女會的會員參與。¹¹⁰ 看來，講習會的后續活動，頗為多元。

此次的講習會，臺灣教育會的活動寫真班（攝影班）特別將其實演的狀況拍攝下來。¹¹¹ 另外，對於首次全島女子體育講習會的舉行，隔年 3 月的《臺灣日日新報》特別提到，此舉已提升臺北市學校的「運動熱」，藉此機會讓公學校女子體育盛行，並讓蟄居幾百年的女子可以「澈底解放」，¹¹² 顯現對於這次講習會之影響力持肯定看法。

伍、女子體育講習會面面觀

前已述及，專門為女教師舉行的女子體育講習會係自 1920 年代才開始。在此之前的女教師，雖在通才概念舉行的一般講習會獲得體育新知，但授課份量並不多（體操是眾多科目的一項）。爾後，透過男女教師都可以參加的體育講習會來獲得較多的體育知識和教學理念。從 1925 年開始，臺灣方開始舉行專以女教師為主的體育講習會，學者游鑑明認為「講習科目不再以家事、裁縫科為主導，……音樂、舞蹈、衛生、護理、體操和競技一類的講習會漸受重視，此應與日據中期以後，各公學校重視衛生教育與體能運動有關。……隨著社會風氣漸開，臺籍女教師較以往活潑、外向，頗能接受動態的講習會」。¹¹³ 的確，1920 年代，臺灣體育熱勃興，殖民者獎勵體育、支持保健等言論紛紛出現，¹¹⁴ 臺灣人士對於體育運動也逐步有所認識，不僅部分臺灣人已經可以接受，還大聲呼籲和獎勵體育，是一種在改變和逆轉劣弱身體的氛圍中積

¹⁰⁹ 〈四女史南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8 日，版 5。

¹¹⁰ 〈女性の眼醒めを叫ぶ 内田女史の熱辯と 強壯な軀體を誇る 人見女史の飛躍ぶり〉，《臺南新報》，臺南，1925 年 8 月 24 日，版 7。

¹¹¹ 〈臺北通信〉，《臺灣教育》，第 279 號（1925 年 9 月），頁 63。

¹¹² 〈蟄居から解放へ 本島人女子のために 運動の好指導者が来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6 年 3 月 20 日，版 5。

¹¹³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的職業婦女〉，頁 83。

¹¹⁴ 蔡培火，〈對內根本問題之一端〉，《臺灣青年》，第 1 卷第 1 號（1920 年 7 月），頁 46-53。

極參與的心理轉折。

日治時期究竟舉辦多少場次的女子體育講習會？根據歷史學者游鑑明的研究，1926-1937 年女教師參加專以體育為主的講習會有 7 次，另有 5 次與衛生和音樂合辦，¹¹⁵ 包括臺北、新竹、高雄、臺東和澎湖均曾舉辦過。筆者拉長研究時間及擴大討論範圍後，將之整理為表格，可以發現，自 1920 年代起，專以女教師開設的體育講習會至少舉行 30 場次（詳見附表 1，其中包括 5 場與家事、唱歌和裁縫合辦的場次），至於男女教師均可參與的體育講習會則更多（詳見附表 2）；甚至到了 1940 年，臺北市還針對市內 700 餘名女教師辦理體育講習會，¹¹⁶ 足見至日治末期仍希望女教師能在體育科目上持續進修。

以下根據附表 1 和附表 2 的內容，分別就舉辦名稱、舉辦目的、舉辦單位、舉辦時間、舉辦地點、參加人數、講師人選、講習科目和講習成效進行說明及分析，並增加部分實例加以陳述，以明女子體育講習會的舉行樣貌和特色。

一、舉辦名稱

女子體育講習會多半以體操做為唯一主題，然而，偶爾也出現體操和家事講習會、體操遊戲講習會、舞蹈講習會、體操唱歌講習會、唱歌遊戲講習會或裁縫體操講習會名稱，這個現象，與附表 2（男女均可參加的體育講習會）的名稱產生明顯的差別。此外，科目裡也出現較多舞蹈、表情遊戲、律動遊戲和音樂遊戲等內容。女子教育當中強調涵養「貞淑之德」或是與家庭生活緊密相關的教育內容，¹¹⁷ 也反映在臺灣舉行的女子體育講習會中，因此，這些專為女教師舉辦的體育講習會，經常搭配舞蹈、家事、裁縫、唱歌或音樂等顯現女性特質的科目在內，頗為偏重女子對家庭的義務與責任。

¹¹⁵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頁 23-25。

¹¹⁶ 〈女教員に體操講習〉，《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0 年 6 月 19 日，版 2。

¹¹⁷ 王慧榮，《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37。



圖 10、新竹州苗栗郡於苗栗小學校舉行的音樂和遊戲講習會

資料來源：〈苗栗音樂と遊戲講習修了式〉，《臺南新報》，臺南，1937 年 8 月 21 日，版 4。

二、舉辦目的

「改善和提昇小、公學校之體育教學」，是女子體育講習會舉行的最主要目的，對女教師施以小、公學校體育教學的指導，使之熟練體育技能，增進教師體能及振興體操教學，使女教師具其能力指導學生，足以應付體育教學之用。值得觀察的是，以「體操教授要目改正」為目的的講習會，出現在 1927 年、1936 年及日治後期，十分符應殖民政府修正體操教授要目的宣傳，以啟發新的指導方法。

三、舉辦單位

臺灣總督府（臺灣教育會）舉辦全島的體操講習會，各州廳市郡之教育會則辦理地方之體育講習會，兩者屬性不同，這也反應在科目和講師的不同，此部分於後文會有詳細的討論。當然，也有透過各郡或各校共組體育研究會的方式來進行體育的講

習，強化體能的訓練，並加強體操教授能力，¹¹⁸ 讓體育教師進行教學經驗與心得的交流，藉此傳遞體育新知，改進及提昇體育教學。

另考量體育講習會的大小規模，郡市之間為互相合作，也常聯合辦理體育講習會，例如 1925 年羅東、蘇澳 2 郡教育研究會為了便利起見，乃針對兩郡的女教師，一同舉行體操家事講習會。¹¹⁹ 又如 1926 年 8 月 18-21 日舉行的舞蹈講習會，則由宜蘭、羅東、蘇澳 3 郡教育研究會聯合舉行。¹²⁰

四、舉辦時間

女子體育講習會的舉行，大抵利用暑假公餘期間，召集教師，一連數日舉行講習，¹²¹ 講習的時間，短則 1 天，長可達 2 週。多數講習會採集中方式進行，少部分之體操講習則是分散方式，於每星期固定的天數和時段，進行課程之講習。值得注意的是，在體操教授要目改正之宣導時，則是在舉辦後，透過一連串的宣導，此為較為不同之處。

五、舉辦地點

從現有的資料而論，女子體育講習會之地點，多半以女學校居多，偶爾也會至小、公學校進行講習，隨課程性質不一，地點亦有所調整，例如臺北市於 1940 年針對市內 700 餘名女教師辦理體育講習會，其會場分為 4 個學校，¹²² 端視活動之大小，加以調整。

¹¹⁸ 臺北市樺山尋常小學校體育研究部，《臺灣に於ける小學校體育の實際》，頁 258-259；宜蘭郡教育會，《宜蘭郡教育概況》，未編頁碼。

¹¹⁹ 〈羅東的女教員 體操と家事講習〉，《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7 月 24 日，版 5。

¹²⁰ 〈蘭陽三郡女教員 開舞蹈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6 年 8 月 21 日，版 4。

¹²¹ 〈開會講習〉，《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08 年 7 月 28 日，版 2；〈新竹通信／夏期講習〉，《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09 年 6 月 29 日，版 4；〈地方學事講習會開期〉，《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10 年 6 月 24 日，版 2。

¹²² 於建成、壽、南門和樺山小學校舉行。〈女教員に體操講習〉，《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0 年 6 月 19 日，版 2。

進一步來看，臺北舉辦場次居多，其次為新竹，臺中亦有數場，在擴大女教師參與範圍的同時，可以看到臺南、高雄、花蓮、臺東、澎湖等地點，亦辦理一些場次，但仍較北部場次少許多，顯現愈往南部，場次愈少的現象。值得注意的是，新竹在 1928-1933 年間曾舉辦近 10 場的女子體育講習會，較其他州廳密集，在史料文獻中並沒有說明這樣的現象，不過，新竹女子公學校的林朝娥教師曾多次針對女子體操科的內容提出看法，特別對於女子學童編纂體操科指導細目，每個學年的體操教材分配表均十分詳盡，¹²³ 倒也呈現出新竹教師對於女子體操科的用心。

六、參加對象及人數

為了提昇資格和程度，無論早期或中後期的講習會，普遍吸引女教師與會。而且，小學校和公學校的女教師往往一同參與，並未區分。參與的女教師，每場講習會會員少則 20 人，多則百人以上。其中，以臺北參與女教師最多，1925 年女子體育講習會最初訂的名額分配為臺北州 25 名、新竹州 4 名、臺中州 3 名、高雄州 6 名、花蓮港廳 2 名，¹²⁴ 看來，臺北州的名額占了一半以上。

然而，隔年辦理同樣的女子體育講習會，講師大致相同，會員也有許多是前一年參加過的女教師，參加的 80 名講習員，包括臺北 17 名、新竹 10 名、臺中 17 名、臺南 18 名、高雄 12 名、臺東 23 名、花蓮港 24 名，還有 45 位申請者，最後來了 112 名。¹²⁵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區名額中，與前一年不同，花東地區所占比例最高，使東部的女教師亦可得到新知之意圖十分明顯。

¹²³ 林朝娥，〈本校の運動時間特設について〉，《第一教育》，第 12 卷第 3 號（1933 年 4 月），頁 50-60；林朝娥，〈女子體操科指導細目〉，《第一教育》，第 13 卷第 8 號（1934 年 4 月），頁 40-56；林朝娥，〈女子體操科指導細目（二）〉，《第一教育》，第 14 卷第 1 號（1935 年 1 月），頁 37-66；林朝娥，〈女子體操科指導細目（三）〉，《第一教育》，第 14 卷第 3 號（1935 年 5 月），頁 39-69；林朝娥，〈女子體操科指導細目（四）〉，《第一教育》，第 14 卷第 4 號（出版時間不詳），頁 61-101。

¹²⁴ 〈花の女教員 四十名が集る體操講習〉，《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9 日，版 5。

¹²⁵ 〈女子體育講習會 第一高女で開催〉，《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6 年 8 月 7 日，版 1。

七、講師人選

擔任女子體育講習會的講師，除了極少部分為小、公學校教諭及府體育官、臺北市囑託、體育官補外，絕大多數是以師範學校和中等以上學校教師為其主要。臺灣教育會則多半從日本聘請體育專業講師，州廳郡以臺灣體育教師為主。另依目前的史料顯示，女子體操講習會的授課講師，並沒有臺灣人（或臺灣女子），大部分是在臺的日人體育教師，或是來自日本聘請的專業人才，顯示臺灣教師／女教師在體育課程的從屬性格頗高。

例如 1925 年，臺灣首次舉行全島女子體育講習會，聘請的日籍講師有 4 位，在臺北師範附屬小學校任職的西澤富子是二階堂體操塾的畢業生，在校擔任遊戲、舞蹈等指導老師，¹²⁶ 奈良女高師的內田鳩子是關西地區對於體育教學的專業教師，奈良女高師的御笹政重則是專長於唱歌、遊技和舞蹈等，¹²⁷ 京都一高女的人見絹枝則是田徑好手，也是日本奧運競技選手。¹²⁸ 其中，人見絹枝最具知名度，也最引人注目。

人見絹枝係經第十任總督伊澤多喜男（1869-1949）的邀約，¹²⁹ 以及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的委囑之下，¹³⁰ 代理二階堂トヨ（日本二階堂體操塾的校長）來臺，進行全島的女子體操講習和演講，並擔負普及和推廣臺灣田徑運動的重責大任，¹³¹ 當年，

¹²⁶ 西澤富子除了教導臺北師範附屬小學校學生體操外，也常擔任女子體育講習會的講師。竹中信子著，曾淑卿譯，《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大正篇 1912-1925）》，頁 385。

¹²⁷ 〈今年は女子體育に重きを置く 臺教中等教員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7 月 29 日，版 5。

¹²⁸ 人見絹枝（1907-1931），是日本最早在奧運場上展露頭角的女性選手，曾是 100 公尺、200 公尺與跳遠的世界紀錄保持人。1928 年日本女性首次參加阿姆斯特丹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女子 800 公尺比賽中，獲得銀牌，也是亞洲首次於奧運奪牌的女子選手。1924 年 4 月就讀二階堂體操塾（今日本女子體育大學），隔年 4 月畢業後進入京都市立第一高女擔任體育教師，後返回二階堂體操塾任教。可惜人見於 1931 年因肺炎逝世，享年 24 歲。

¹²⁹ 竹中信子著，曾淑卿譯，《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大正篇 1912-1925）》，頁 383。

¹³⁰ 永島惇正編，《生誕 100 年記念誌 人見絹枝》（東京：日本女子體育大學，2008 年），頁 128。

¹³¹ 竹中信子著，曾淑卿譯，《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大正篇 1912-1925）》，頁 383。

她才 18 歲。8 月到臺後，人見絹枝為了推動田徑運動，在體育講習會教導競技運動，課餘也認真地自我訓練，¹³² 同時，巡迴各地進行講習。

她另外現身於臺北第一高女田徑社，在 120 名社員面前，親自示範各種田徑動作，當時的學生鈴木（高瀨）良子寫下人見絹枝留給她的強烈印象，她說：

首先，人見老師先示範給大家看。從五十公尺起跑到抵達終點線的衝刺，以及標鎗、擲鐵餅、跳遠、跳高、三級跳遠的要領等等。每個姿勢都相當標準，讓人看得目不轉睛。開始各自練習時，老師會依序來回走動，注意每個人細部動作。她率直的說話方式有點像男性，卻自然流露一股說不出的溫暖。當我在作三級跳遠練習時，老師一直盯著我看，將踩板、起跳、騰跳的要領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解釋，我按照老師的要領實地去跳時，老師微笑點頭讚許的表情，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腦海中。

這位 100 公尺、200 公尺與跳遠的世界紀錄保持人，擁有高超的運動技巧，她利用體育講習會的契機來臺，除了讓女學生驚嘆外（全是日籍女學生），也讓女教師在體育講習會見識到世界一流水準的奧運選手。她代表的是權威，也是專業，來臺擔任講習會講師期間，除了《臺灣日日新報》和《臺灣教育》雜誌紛紛刊載人見各種田徑動作外，從前文的回憶敘述當中，亦可以看出年輕學子對人見高競技水準的憧憬。



圖 11、人見絹枝於體育講習會示範標槍與鉛球動作

資料來源：〈人見女史の活躍振〉，《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2 日，版 5。

¹³² 〈長袖や美しい袴で 彩られ繪を見るやうな 女子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2 日，版 5。

從體育運動的角度而言，日本早在 1878 年已設立體操傳習所，培養體育師資和指導者，並自 1900 年代起開始培養女子體育教師，但在臺灣，並無體育師資或指導者之養成，對於體育運動的認知，多半透過日本殖民者「穿針引線」的功夫，方得以獲悉。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日本做為帝國的中心，比起臺灣的殖民文化，日本較為開明與活躍的社會，構成一個內地 V.S. 殖民的「文化社會」差異，使得日治臺灣建立完整體育運動體系的可能性，要遠低於日本內地。

於是乎，1925 年在臺北第一高女舉行的臺灣首次女子體育講習會，報導之所以有許多人參加，是因為「講師人選挑選的好」之說詞，¹³³ 也就不這麼令人驚訝了。

八、講習科目

筆者將女子體育講習會的科目進行整理，大致包括體操、遊戲、舞蹈、游泳、衛生、競技、體育概論、學校體操、球技、陸上競技及遊戲競技等；此外，偶爾搭配實際操演的項目，理論實務兼具。然而，上述科目的選擇及轉向，一方面牽涉到女教師的體育基本能力，也要考量小、公學校學童的教材內容，因此，其科目的選擇與教育政策和體操教授要目的改正有莫大的關係。

事實上，1910 年代的體操科係以瑞典體操為主體，¹³⁴ 也因此，早期男教師參加的體育講習會，「其體操遊戲各部分的要旨，均以瑞典式最新學理為基礎，使生理上心理上共無遺漏。」¹³⁵ 即是延續性體育政策之指標。

日本經過數年時間的調查及努力，於 1916 年公布《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報告書》，臺灣總督府後於隔年 2 月 3 日以訓令第九號公布《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報告書》，¹³⁶ 此次修正內容，¹³⁷ 對臺灣學校體育之發展有其意義。謝仕淵分析此次

¹³³ 〈女子體育講習會に就て 極めて喜ぶべき傾向〉，《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8 月 19 日，版 2。

¹³⁴ 井上一男，《學校體育制度史》（東京：大修館書店，1971 年），頁 75、81。

¹³⁵ 〈講習中之體育〉，《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5 年 7 月 13 日，版 5。

¹³⁶ 1904 年，日本政府為統一和確立體操科方向，於同年 10 月設立體操遊戲調查會，經 8 位委員多次討論，隔年 11 月由文部大臣提出結果，確立體操科以瑞典體操為主體。其中除了體操科外，也開始重視遊戲對於兒童身心成長的功能，特別鼓勵簡單的競爭、行進和動作遊戲。體操遊戲調查會做成結論後，1913 年 1 月 28 日文部省訓令第一號頒布包括小學校、高等女學校、中學

的《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報告書》內容，指出「可跑可走不可跳」的女子體育，¹³⁸顯示出臺灣女性在體育教學的課程上雖迴避跳躍的動作，但是跑步和步行的動作已是女學生在從事體育課時可被允許的活動範圍。

然而，此體操科實施後，有鑒於教練的重視和運動的興盛，加上社會情勢的變化與體操界的視野擴大，為減少枯燥無味的體操項目，1926 年日本政府修正「學校體操教授要目」，將教材分為體操、教練、遊戲及競技三大項目，正課外行戶外運動及游泳並講授運動生理的初步，來指導學生的學習。¹³⁹翌年 6 月 14 日臺灣總督府以訓令第三十一號，加了但書公布，隔日，總務長官後藤文夫以「學校體操教授要目實施ニ關スル件通達」提出 6 點指示，¹⁴⁰其中，指示體操科不能以機械式的形式，應考慮學校校地情形、設備的多寡以及學生身心的發達等實際狀況，以適切方式行之。因此，可以發現女子體育講習會於 1927 年起增加競技、球技、陸上競技等科目內容，即是符應學校體育政策之改變，當然，女子體育的發展，也受到整體社會的運動競賽激盪影響，重視運動競技的表現。¹⁴¹顯然地，女學生們已經突破之前「可跑可走不可跳」限制。

除了符應體育政策之外，臺灣也即時趕上學校體操教授要目改正的腳步，在要目公布未久，召集全島體育教師，講習最新體育法，說明要目改正事宜。例如 1927 年臺灣總督府為了「改正體操教科書」，¹⁴²召集小、公學校校長及女教師進行體育講習

校、師範學校的「學校體操教授要目」，是以永井道明的「合理的體操」為精神藍本，包括體操、遊戲與教練，同時明定課外活動內容。臺灣總督府後於 1914 年展開體操科教授要目的調查，設立學校體操教授要目調查委員會，經過 2 年多的努力，召開 50 多次會議，於 1916 年提出《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報告書》，臺灣總督府於隔年公布。竹之下休藏，《體育五十年》（東京：時事通信社，1950 年），頁 68-69；井上一男，《學校體育制度史》，頁 75、81；〈體操科新要目（廿八日東京發）〉，《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3 年 1 月 30 日，版 2；〈體操科教授通牒〉，《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3 年 2 月 8 日，版 3。

¹³⁷ 〈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設置〉，《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260 冊第 27 號。

¹³⁸ 謝仕淵，〈日治初期（1895-1916）臺灣公學校的女子體育與放足運動〉，《臺灣文獻》，第 55 卷第 2 期（2004 年 6 月），頁 205-230。

¹³⁹ 井上一男，《學校體育制度史》，頁 92-93。

¹⁴⁰ 臺灣總督府，《學校體操教授要目》（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7 年），頁 1-2。

¹⁴¹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頁 15。

¹⁴² 〈全島體育講習會 督府主催 十一日起廿日止〉，《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7 年 8 月 17

會，其講師即是邀請東京府學校衛生技師兼東京府視學員森秀和荏原邵油面小學校校長露木松雄兩位。看來，臺灣總督府之腳步幾與日本同步。



圖 12、1926 年女子體育講習會中，講師教導舞蹈動作

資料來源：〈教へ子の為め愛の執著心を極度に延長さして夏の炎天下にやは 肌をさらす全島女子體育講習會の先生達（八日臺北第一高女でうつす）〉，《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6 年 8 月 9 日，版 3。



圖 13、臺灣教育會主辦之體育講習會

資料來源：《臺灣教育》，第 313 號（1928 年 9 月）。

後因整體時事和體育界情勢的改變等因素，日本在 1936 年再修正「學校體操教授要目」。¹⁴³ 臺灣同年 12 月 6 日以訓令第六十號公布，¹⁴⁴ 體操科的教材內容定為體操、教練、遊戲及競技三大部分。九一八事變後，日人在臺推動同化工作，1938 年日本正式頒布「國家總動員法」，臺灣進入戰時體制，日本國內提出「鍊成皇國民」的教育目的，體操科改為體鍊科，強調國防軍事課程。其中，女學生在師範學校、高等女學校及實業學校，得加授弓道和薙刀等規定。¹⁴⁵ 因此，可以看到日治後期的體育講習會，亦將薙刀項目列入。¹⁴⁶

此種要求體操科的「一致性」，一直持續到日治末期。1938 年臺灣教育會召集全島 150 多名男女教師，在重視規律和統制的體育講習會裡，澈底地向講習員說明「學校體育的本義」和「教授要目的趣旨」。¹⁴⁷ 1939 年臺北州針對州下的小、公學校體操科主任進行講習，特別強調「小、公學校體育的統一」，¹⁴⁸ 足見體育政策的貫徹性，在體育講習會當中表現無疑。1940 年，臺北市針對市內 700 餘名女教師辦理體育講習會，主要目的即是為了「努力普及體操要目指導法之圓熟度」。¹⁴⁹ 又，臺北州下的國民學校配合「國民學校令」的改正及「國民學校體鍊科教授要目」，於 1943 年 6 月舉行的體鍊科講習會教授體育衛生、游泳、相撲、劍道、柔道和音樂遊戲；¹⁵⁰ 1943 年 9 月 3 日起兩週，也有體鍊科講習會因應教材的更動，教授體操、音樂遊戲、劍道、柔道和薙刀。¹⁵¹ 可見，體育講習會的舉行，多半按其政策進行推動事宜，也回應學校體操教授要目的修正。

¹⁴³ 井上一男，《學校體育制度史》，頁 103。

¹⁴⁴ 臺灣總督府臺灣教育會編，〈學校體操教授要目ニ關スル件〉，《臺灣學事法規》（臺北：帝國地方行政學會發行，出版年不詳），頁 376-1、376-2、376-3。

¹⁴⁵ 蔡禎雄，《日據時代臺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頁 117。

¹⁴⁶ 〈體鍊科講習會 三日から二週間〉，《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3 年 9 月 2 日，版 2。

¹⁴⁷ 〈臺灣教育會主催小公學校職員體操講習會〉，《臺灣學校衛生》，第 5 號（1939 年 9 月），頁 64。

¹⁴⁸ 〈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9 年 6 月 24 日，版 2。

¹⁴⁹ 〈女教員に體操講習〉，《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0 年 6 月 19 日，版 2。

¹⁵⁰ 〈臺北州下國校體鍊科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3 年 7 月 31 日，版 1。

¹⁵¹ 〈體鍊科講習 三日から二週間〉，《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3 年 9 月 2 日，版 2。

九、講習成效

日本訂定的體操科內容其實具有一定程度的展延性，可以觀照殖民地臺灣體操科的變遷脈絡，及顯現日本與臺灣相互扣連的歷史環節。如前項所述，體操的實施已有統一版本的制訂，臺灣女子體育講習會的科目多半隨著教育政策或體操教授要目的修正而微調。

值得注意的是，1936 年日本修正公布「學校體操教授要目」，由於臺灣對於日本的從屬性格，體育講習會的教學旨意反映日本國內的體育政策，同年，未等臺灣總督公布，臺灣教育會隨即針對 1,025 位小、公學校教師進行要目改正的體育講習會，並請日本體育專家前來指導，其訊息幾乎與日本同步。接著，臺北州於同年 10 月 8 月至隔年的 2 月 27 日，在州下 11 個郡市（依序為宜蘭郡、基隆郡、臺北市、基隆市、文山郡、淡水郡、羅東郡、蘇澳郡、七星郡、新莊郡和海山郡）舉行小、公學校教師的體育講習會，向所屬郡市說明「學校體操教授要目」的改正要點，以及各教材的特長和教授上的注意事項。¹⁵² 由上觀之，同一性質的體育講習會，從臺灣教育會至臺北州，再到所屬各郡市，服膺於體操教授要目內容，除了將其體育政策延展至臺灣，亦試圖將其影響面擴大。

另一方面，回到實際的教學現場，為了試圖改善和提昇教師的體育教學而舉行的體育講習會，女教師參與高達 30 次以上，以某種程度而言，應有機會教授女學生的體育課程，提供學童正規的體育內容。但是，女教師是否全然擔任女學生的體育指導者，甚至是最低限度的舞蹈和行進遊戲活動全部由女教師從事之情事，或是將體育講習會的所學所得應用在體育教學上面，因缺乏進一步的史料證據，無法得知詳細的情形。然而，或許是受到專業體育技術的影響，女學生的體育課不一定由女教師擔任，根據游鑑明的文章指出，「無論正式或代用的女教師多未受過專業的體育訓練，加以日治時期臺籍女教師主要任教中、低年級的女學童，因此所教導僅是簡單的身體運動；而有機會出任高年級課程的女教師雖然需傳授較複雜運動，仍無力為女學生推展

¹⁵² 〈小公學校教員體操講習會 臺北州主催で〉，《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6 年 10 月 5 日，版 5。

進一步的體能活動或從事運動技術指導。」¹⁵³ 易言之，運動技術或是競技指導多半由男教師充任。

有論者指出，臺灣宜設女子師範學校，不可延用原來的高女教育，「程度很低，畢業後既無教員的素養，多濫充教師之職」，或是初等教育畢業者，「纔講習幾個月，便使執教鞭」，故在教育現場，多半依賴男教師來負擔女子初等教育，¹⁵⁴ 體育教學也不例外，因日治中後期的體育課程著重競技與球類運動，各校多聘任男教師，¹⁵⁵ 女教師較少教導體育課程，因此曾發生公學校女學童不參與運動而遭男教師毆打致死的不幸事件。¹⁵⁶

這個現象與大正之前的日本十分類似，由於日本學校體育多半由男子體育的角度加以思考，加上女子體育的指導者大半是男教師，對女子身體特性的不理解，在指導女子體育時，其適切性受到質疑，因而受到諸多的批判，有識者紛紛主張成立女子體操學校，培養女教師，以解決上述之問題，除了認為女教師在女學生教育最為適切之外，¹⁵⁷ 並形成女子的指導必然是女性的主張。¹⁵⁸ 相較於日本，臺灣始終未有任何政策回應臺灣社會的需求。

我們當然不能抹煞女子體育講習會的功能，《臺灣日日新報》記者特別指出，女子體育講習會提升了學校「運動熱」，女子體育亦逐漸盛行，讓女子「澈底解放」。¹⁵⁹ 講習會也提供女教師學習體育的管道，例如黃快治女士指出，她利用暑假返校參加體育講習會，是為了在秋季運動會中指導學生體操表演，¹⁶⁰ 由於運動會是各校一年一度的盛會，而運動會的籌備又歸屬教師負責，因此，對女教師而言，體育講習提供相當多的「支援」。當然，實踐過程中因為學校的差異性，難保課程實施具有一致性的

¹⁵³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頁 15。

¹⁵⁴ 〈希望女子教育的普及 當設女子師範〉，《臺灣民報》，臺北，1924 年 10 月 11 日，版 1。

¹⁵⁵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頁 23-25。

¹⁵⁶ 〈嘉義女公學生急死〉，《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2 年 10 月 28 日，版 4。

¹⁵⁷ 後藤靜香，《女教員の真相及其本領》（東京：洛陽堂，1917 年），頁 6-9。

¹⁵⁸ 春日芳美，〈戦前における女性体操教員養成に関する一考察—東京女子体操音楽学校の事例から—〉（東京：早稲田大学大学院スポーツ科学研究科碩士論文，2007 年），頁 52。

¹⁵⁹ 〈蟄居から解放へ 本島人女子のために 運動の好指導者が来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6 年 3 月 20 日，版 5。

¹⁶⁰ 引自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頁 23。

發展，這種速成且短期的體育講習會，女教師是否可以落實體育教學工作，抑或是地方具有因地制宜的現象，是未來值得研究的課題。

陸、結語

日本統治臺灣 50 年間，殖民政府不僅沒有成立女子師範學校，也沒有培養體育專業人員的機構，在雙重缺乏的現象下，臺灣的女子體育教師呈現十分模糊的意蘊面貌，因此，具有速成與補強特質的體育講習會，不啻成為女教師吸收體育知能的另一主要管道。

日治時期，各項體育運動不斷地狂潮襲岸，衝擊著臺灣，因此，協助女教師打開通往體育教學道路的重要關鍵者，除了學校體育教學之正規教育之外，體育講習會扮演頗為重要的角色。因應學校體育課程補強的女子體育講習會，自 1920 年代以來，至少舉行 30 場次（男女均可參加的體育講習會之場次更多），足見其需求情形，這與日治中期積極推動體育運動，以及女子競技運動風氣高漲有關。

「良以臺灣統治問題，莫先於教育地方田村，內地人之居住甚少，大抵不外警官與教員二者，其直接間接於全體統治上之影響甚大」，¹⁶¹ 這是臺籍教師對於教師講習會的舉辦所提出之見解，認為教師講習會的舉行有莫大之意義，尤其是在全體的統治上。不過，在女子體育講習會的參與者，多半出現小、公學校女教師一同參與的現象，並以「改善和提昇體育教學」和符應政策為其主要目的，期待女教師足以熟練體育技能，使女教師具其能力指導學生，更足以應付體育教學之用，因此，在「統治」議題方面，未見此種沉重負擔。然而，主辦單位臺灣總督府（臺灣教育會）或廳州市郡之教育（研究）會所聘請之講師全是日籍教師，亦顯現臺籍女教師在體育教學領域的從屬性較高。

值得觀察的是，專為女教師辦理的體育講習會偶爾伴隨家事或裁縫等科目一同舉行，以符其女性特質。且多數集中於夏期休業期間（時間長短不一），以期在學校休業空檔時間，女教師能透過講習會加以「充電」，提昇其教學品質，講習的內容泰半

¹⁶¹ 〈教員講習〉，《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2 年 6 月 26 日，版 6。

提供教師廣泛的運動技能與知識，不偏重某項運動，並兼顧理論與實務經驗。

不過，北部參與的女教師較多，而且呈現愈往南部場次愈少的不均現象，顯見教育的資源多半集中於北部，南部地區在接觸體育新知方面機會較少。1920 年代，隨著日本殖民者逐漸重視女子體育之際，講習會的內容不僅偏重於實際，也必須配合日本國內及殖民政府於不同年代公布「學校體操教授要目」之科目而行，積極地推動日本殖民者體育政策的一致性，此外，也得傳輸體育觀、運動設施、教材教法和研究報告等新式知識，協助女教師充實體育知能。也就是說，體操講習會在時間和歷史的向度介入至女教師的身上，從日治中期到末期的過程中，講習會的科目及內容不斷地發生動態變化，是故，體操講習會不僅具有強化教師體操教授能力的機制，尚具有傳遞體操新知的功能，對於體操新知的傳遞更具影響，在擴展體育教師的視野上有其幫助。對於女教師而言，講習會的確提供體育教師廣泛的運動技能與知識，不啻提供實際任教的體育教師相當多的「支援」；但是，體操講習會所產出的體育知識一致性，也成為掌控體育教學的一項重要工具。

日本在 1873 年的文獻即提到：「女子是天然的教員」。¹⁶² 然而，女教師經過速成且短期的體育講習會之洗禮，是否可以全然將所學所知應用在體育教學方面？受限史料的不足，難以評斷，加上實踐過程中因為地方因地制宜、學校差異性等因素，難保體育課程實施具有一致性的發展，此誠然是未來值得研究的課題。至於女子體育教師的畢業人數和取得免許狀（教師證明）人數之統計，未來可以對應男女學生人數之合宜性，進一步討論女子體育教師的地位。其次，參與體操講習會的女教師們，返回學校教授體操，產生什麼樣的影響？¹⁶³ 以及究竟把自身的參與置放在何種意義下理解？或許也是未來可以進一步深化的課題。

¹⁶² 引自掛水通子，〈「女子体育は女子指導者の手で」の出現—大正初期まで〉，收入《体育・スポーツの近現代——歴史からの問いかけ》（東京：不昧堂，2011 年），頁 155-169。

¹⁶³ 例如日本大久保英哲即從地方的角度思考體育講習會帶給岩手縣的影響。大久保英哲，〈地方における近代学校体育の受容過程に関する研究——明治期岩手県における体操講習会の実施とその意義〉，《金沢大学教育学部紀要》，第 40 期（1991 年 2 月），頁 229-245。

附表 1、日治時期女子體育講習會一覽表

年代	日期	天數	名稱	講習宗旨	主辦單位/地點	講習科目	講師	講習員	參考資料
1925	7/22-27	6	體操和家事講習會		羅東郡教育研究會、蘇澳郡教育研究會／羅東小學校	體操、家事	宜蘭公學校小島たま、臺北三高女林	女教師 15 名	臺日 1925.7.24
	8/5 起	7	女教員體育講習會		海山郡教育研究會／板橋公學校	體操遊戲、體育舞蹈	第三高女教諭梅谷鏡丸	郡下小、公學校女教師	臺日 1925.8.2
	8/11-20	10	全島女子體育講習會	改善體育衛生	臺灣教育會／第一高等女學校	體操、遊戲	奈良女高師內田鳩子、御簀政重；京都一高女人見絹枝；臺北師範附屬小學校囑託西澤富子	小、公學校教師 93 人	臺日 1925.8.12；8.13；8.18；學事第 24 年報
	8/21	1	女子體育演講／講習會		新竹／新竹公會堂	演講及實做	同上		臺日 1925.8.18；臺南 1925.8.20
	8/22	1	女子體育演講／講習會		臺中州教育課／臺中第一小學校	演講及實做	同上		臺日 1925.8.18；8.20；臺南 1925.8.22
	8/23	1	女子體育演講／講習會		臺南／臺南第一高等女學校	演講及實做	同上		臺日 1925.8.18；臺南 1925.8.19
	8/24	1	女子體育演講／講習會		高雄	演講及實做	同上		臺日 1925.9.5
1926		7	女教員講習會		臺中市教育會／第一小學校	遊技	高女川江教諭	小、公學校女教師 30 名	臺日 1926.6.25
	7/12 起	6	體育講習會	增進學力及改善教學法	海山郡教育研究會／板橋公學校	體操及遊戲	臺北師範附屬小學校囑託西澤富子	小、公學校女教師	臺日 1926.6.7
	7/12-17	6	跳舞講習會		彰化高等女學校	舞蹈		女教師	臺日 1926.7.6
	8/6-15	10	體育講習會	改善小、公學校體育衛生	總督府·臺灣教育會／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	體操、遊戲、生理、衛生	內田鳩子、御簀政重、西澤富子、臺北二高女教諭小川タキヨ	小、公學校教師對體操科有研究者 118 名(加旁聽者)	臺日 1926.6.16；8.7；8.9；學事第 25 年報；臺灣教育(290)
	8/19-21	3	ダンス(舞蹈)講習會		宜蘭、羅東、蘇澳三郡教育研究會	體操、遊戲、舞蹈	臺北二高女教諭小川タキヨ	宜蘭羅東蘇澳女教師 30 名	臺日 1926.8.21
	8-9 月		女教員體操遊戲講習會		海山郡	體操、遊戲		海山郡女教師	臺北州學事(1926 年)
1927	7/11-16	6	女子體育講習會		基隆市教育會／第一公學校	體操遊戲	熊井講師	基隆市教育會會員 20 名	臺日 1927.7.12
	8/11-20	10	女子體育講習會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改善小、公學校體育衛生	臺灣教育會／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	體操、競技、遊戲、生理學理、實演	東京府學校衛生技師兼東京府視學員森秀、荏原部油面小學校校長露木松雄兩氏	全島小、公學校女教師 80 名	臺日 1927.8.8；8.11；8.17；8.18；學事第 26 年報；臺灣教育(301)
	8/23-27	5	女教員夏季講習會	音樂、遊戲及學校衛生之指導	臺中高等女學校	音樂、遊戲、學校衛生	臺中州衛生技師鈴木外男等 5 人	小、公學校女教師 40 人	臺日 1927.8.23；學事第 26 年報
1928	4/23 起		女子體育講習會		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	體操、球技、競技、游泳	臺北高等學校教諭鴻澤吾老	小、公學校女教師 60 名	臺日 1928.4.24
	7/14-18	5	體育講習會	提昇小、公學校體育及衛生教育	新竹州／新竹高等女學校	體育、遊戲、競技、舞蹈	臺北商業學校教諭三宅政光、新竹高等女學校囑託田中八千代	小、公學校女教師 38 名	臺日 1928.7.19；學事第 27 年報
	7/23-8/2	11	全島女子體育講習會	提昇小、公學校體育及衛生教育	臺灣教育會／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	體操、競技、游泳、生理、衛生	島內高等女學校教官	小、公學校女教師之體育指導者 82 名	臺日 1928.7.12；7.24；學事第 27 年報
1929	7/18-24	7	體育講習會	改善體育、衛生教育	新竹高等女學校	體育、衛生	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杉村ハル等人	小、公學校女教師 40 人	臺日 1929.7.27；學事第 28 年報
1930	7/23-28	6	女子體育講習會	提昇體育與衛生教育	新竹州／新竹高等女學校	體育、衛生	新竹高女教諭江頭乙治、臺北第三高女教諭小橋川德八	小、公學校女教師 40 名	臺日 1930.5.22；學事第 29 年報
		4	唱歌遊戲講習會		蘭陽三郡教育會／宜蘭小學校		臺北三高女囑託赤尾寅吉、教諭小橋川德八	蘭陽三郡小、公學校全部女教師	臺日 1930.7.16
1931		3	舞蹈講習會		新竹市教育會	舞蹈	臺北第三高女學校教諭小野正雄	小、公學校教師	臺日 1931.1.30
		6		改善小、公學校音樂、體育、衛生教育	新竹州	音樂、體育、衛生	新竹高等女學校教諭八田知惠子等 2 人	小、公學校女教師 40 人	學事第 30 年報
1932		6		提昇小、公學校體育、音樂教學	新竹州	女子體育、音樂	臺北第一師範學校教諭大澤正子、新竹高等女學校教諭八	小、公學校女教師 40 人	學事第 31 年報

1933		6	改善和提昇小、公學校之體育教學	新竹州	女子體操	田知惠子 臺北第三高女教諭 小橋川德八	小、公學校女教師 30 人	學事第 32 年報
		5	改善體育教學	新竹州	女子體操	臺北第三高女教諭 小橋川德八	小、公學校女教師 40 人	學事第 32 年報
	8/6 起		女子體育講習會	新竹州／新竹高等女學校				臺日 1933.8.9
1936		7	唱歌舞蹈講習會	新莊公學校			小、公學校女教師 40 人	臺日 1936.8.9
1938	6/20-24	5	截縫體操講習會	臺北市教育會／建成小學校、末廣高等小學校	截縫、體操			臺日 1938.6.21
			唱歌遊戲講習會	蘭陽三郡／羅東女子公講堂		臺北一師教諭高橋ミツエ	蘭陽三郡小、公學校全部女教師	臺日 1938.9.28
1940	6/18-21	4	體操講習會	臺北市／建成、壽、南門、樺山	體操要目指導法		臺北市內小、公學校女教師 700 餘名	臺日 1940.6.19

說明：講習會講師之全名，係透過「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查詢而來，但仍有部份講師之全名未能查出。

資料來源：1.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學務課，《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一年至第三十六年，明治 36 年至昭和 12 年）（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學務課，1905-1940 年）。

2. 《臺灣教育》，第 141-485 號，臺北，1914-1942 年。

3.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896-1944 年。

4. 《大正十五年度臺北州學事一覽》（出版資料不詳），頁 75。

5. 《臺南新報》，臺南，1937 年 4 月-1944 年 3 月，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南市立圖書館復刻。

附表 2、日治時期體育講習會一覽表（男女教師參加）

年代	日期	天數	名稱	講習宗旨	主辦單位/地點	講習科目	講師	講習員	參考資料
1920	1-3 月	每週六	體操講習會		臺北廳／臺北師範學校	運動心理學及生理學、體操科理論及實地演習	臺北師範學校教授平野 1 人、助教授 3 人、教諭 1 人；工業學校教諭 1 人；小學校教諭 1 人；公學校教諭 3 人；廳視學 1 人	小、公學校教師（男 118；女 36）	臺日 1920.1.12；1.13；1.19；學事第 18 年報
1922	9/2-11	10 天	體操講習會		臺北市／小學部於樺山小學校；公學部在太平公學校	理論講義、實地練習		市內公立各小、公學校教師	臺日 1922.9.1
1923	1/13-3/3		體操科講習會		臺北市／六所小學校	理論及實習	總督府高等學校船曳教諭	臺北市內六小學校全部教員	臺日 1922.12.24
1924	8/6-10	10 天	唱歌體操講習會		新莊郡教育會	體操、唱歌	總督府高等學校船曳教諭	郡內所有職員	臺日 1924.7.17
	11/30 起	7 天	唱歌體操講習會		海山郡教育研究會／板橋公學校	體操、唱歌	臺北三高女、臺北師範學校	郡下小、公學校教師	臺日 1924.12.5
		4 週	遊戲講習會		臺南市／臺南師範學校		臺南師範教諭村上今朝之進、吉田濱吉、中戸和一	男女教師 40 名	臺日 1924.8.28
1925	7/11-16		唱歌體操講習會		海山郡教育研究會／板橋公學校	體操、唱歌	臺北三高女、臺北師範學校	郡下小、公學校教師約百名	臺日 1925.6.27
1926	7/12-17	6 天	體操和游泳講習會		基隆市教育研究會／基隆第一小學校、クールベ一濱	體操、競技、游泳	臺北師範教諭、基隆郡九分公學校訓導	市內小、公學校教師 30 名	臺日 1926.7.13
	9/8-22	10 天	體育講習會		臺北市／男子於樺山小學校，女子於旭小學校			男女教師	臺日 1926.9.9
	12/3-5		體育講習會		臺北市教育會／臺北商業學校、樺山小學校	體操（實習、講演、實地授業）	永井道明	市內體操教師和全島申請者百名以上	臺日 1926.11.20；12.4
		3 天	改善體育教學		澎湖	體育實習	小、公學校訓導	澎湖全體小、公學校教師	學事第 25 年報
1927	6/23 起		體育講習會		文山郡教育研究會／景美公學校	最新體育法	高等學校及臺北第一師範學校二位體操專家	郡下各小、公學校職員 55 名	臺日 1927.6.28
1928	8/6-10	5 天	體育講習會		文山郡／新店	體操、球技、競技、游泳	臺北高等學校鴻澤教諭	郡下小、公學校教師 60 名	臺日 1928.8.5
	9/3-21		體育講習會		海山郡／板橋公學校		臺北商業學校山本教諭	郡下小、公學校體操主任 60 名	臺日 1928.9.9

日治時期的臺灣女子體育講習會

		2 天		提昇學校體育教學	澎湖	體育概論、學校體操、球技、陸上競技、遊戲競技及舞蹈	澎湖小、公學校教師	小公學校教師(男 25, 女全部)	學事第 27 年報
1929		7 天	體育講習會	提昇學校體育並熟練體育技能	高雄州／高雄第一小學校	體操、遊戲、競技、舞蹈	臺北第二師範學校教諭竹村豐俊、高雄女學校教諭無敵鶴子	小公學校教師(男 30, 女 20)	臺日 1929.8.8; 學事第 28 年報
1931		4 天	唱歌遊戲講習會		蘭陽三郡／宜蘭小學校		臺北三高女噶託赤尾寅吉、教諭小橋川德八	蘭陽三郡小、公學校百餘名男女教師	臺日 1931.7.24
		5 天		提昇小、公學校教師音樂、遊戲之知識	花蓮港廳	音樂、遊戲	花蓮高女教諭岡本新一等人	小、公學校教師及幼稚園職員 30 人	
1932	6/21 起		體操講習		新莊郡／三重埔公學校	體操	臺北一中、第一高女	郡下小、公學校教師 50 名	臺日 1932.6.24
	7/5-6	2 天	體操實技指導講習會		海山郡／板橋公學校	體操	臺北商業、第一高女、臺北第一中	郡下全部小、公學校體操主任	臺日 1932.7.7
1933	6/22.24.26	3 天	體操指導講習會		臺北州／松山公學校	體操	一中、一高女、二高女	七星郡小、公學校職員	臺日 1933.6.28
	9/28-30		體操講習		臺北市／建成小學校	體操	一中、臺北商業、一高女	臺北市小學校教師 200 名	臺日 1933.9.26
	10/5-7		體操講習		臺北市／日新公學校	體操	一中、臺北商業、一高女	臺北市公學校教師 280 名	臺日 1933.9.26
1934		12 天			臺北州	體操實技	臺北一中田島教諭外 2 名	小、公學校體操擔任者	學事第 33 年報
	7/5-7		體操指導講習會		臺北州／宜蘭公學校	體操	一中、一高女、北商	宜蘭郡小、公學校教師 130 名	臺日 1934.7.5; 7.8
	9/13-15		巡迴體操實技講習會		臺北州基隆郡／瑞芳公學校	體操	一中、一高女、北商	小、公學校教師	臺日 1934.9.13; 9.14; 9.15
	10/24-26		體操實技講習會		臺北州／日新公學校	體操	一中、一高女、北商	公學校 280 名	臺日 1934.10.25
	11/15-17		體操實技講習會		臺北州／建成小學校	體操	一中、一高女、北商	小學校 230 名	臺日 1934.10.25
1935		5 天	唱歌遊戲講習會		基隆市郡／雙葉小學校		基隆高女噶託青木久、教諭秋山美子	男女教師 83 名	臺日 1935.8.24
1936			ラヂオ(廣播)體操講習會		全臺各地			各地小、公學校男女教師、青年團指導員	臺日 1936.7.15
		4 天	小、公學校教員體操科講習會		臺灣教育會／臺北第一臺中、臺南各師範學校	學校體操教授要目改正趣旨、學校衛生問題	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授佐佐木等及文教局	小、公學校教師 1,025 名	學事第 35 年報
	8/10-13		小、公學校教員講習會		臺灣教育會／北一師	學校體操教授要目等三科目	4 名	小、公學校教師 300 名	臺北市社會教育(昭和 11 年)、臺北州管內(昭和 11 年)
	8/25-28		唱歌遊戲講習會		文山郡教育會	唱歌		小、公學校教師 64 人	臺北州管內(昭和 11 年)
	10/8-10		改正體操講習會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臺北州教育課／宜蘭郡宜蘭公學校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臺北商業、一中、一高女、三高女等四名教諭	宜蘭郡小、公學校教師	臺日 1936.10.5
	10/23-24		同上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同上／基隆郡七堵公學校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同上	基隆郡小、公學校教師	臺日 1936.10.5
	11/5-7		同上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同上／臺北市建成小學校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同上	臺北市小學校教師	臺日 1936.10.5
	11/19-21		同上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同上／臺北市日新公學校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同上	臺北市公學校教師	臺日 1936.10.5
	12/3-5		同上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同上／基隆市雙葉小學校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同上	基隆市小、公學校教師	臺日 1936.10.5; 12.3
	12/14-16		同上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同上／文山郡新店公學校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同上	文山郡小、公學校教師 100 名	臺日 1936.10.5; 12.18; 12.19
1937	1.14-1.16		同上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同上／淡水郡淡水公學校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同上	淡水郡小、公學校教師	臺日 1936.10.5
	1.23-1.24		同上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同上／(羅東郡和蘇澳郡聯合)羅東公學校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同上	羅東郡和蘇澳郡小、公學校教師 150 餘名	臺日 1936.10.5; 1.26
	1.28-1.30		同上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同上／七星郡士林公學校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同上	七星郡小、公學校教師	臺日 1936.10.5
	2.4-2.6		同上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同上／新莊郡新莊公學校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同上	新莊郡小、公學校教師	臺日 1936.10.5
	2.25-2.27		同上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同上／海山郡板橋公學校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同上	海山郡小、公學校教師	臺日 1936.10.5
	7.13-7.16		小、公學校教員體育講習		臺北州	體操		小、公學校教師 100 名	臺北州管內(昭和 12 年)

			會					
	8/14-19	6 天	音樂和遊戲講習會		新竹州苗栗郡／苗栗小學校	音樂、遊戲	臺北第三高女教諭小橋川德八	男女教師 40 名 臺南 1937.8.21
		4 天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要點及教材之實際指導	臺北州	體育	臺北商業學校教諭三宅政光等 3 人	小、公學校教員(男 68, 女 40) 學事第 36 年報
		5 天		增進教師體能及振興體操教學	臺東	體操、游泳	文教局囑託藤本秀松等 3 名	小、公學校教師(男女 41 人) 學事第 36 年報
	4 天				臺北州	體育	臺北商業學校教諭三宅政光外 3 名	小、公學校教師(男 68, 女 40) 學事第 36 年報
	8/21-27		唱歌遊戲講習會		基隆市教育會	唱歌、遊戲		小、公學校教師 47 名 臺北州管內(昭和 12 年)
1938	8/2-6	5 天	體操講習會	提升指導兒童能力	中壢／中壢第二公學校	體操	新竹高女教諭	中壢郡小、公學校職員 50 名 臺日 1938.7.30
1939		5 天	體操講習會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臺灣教育會／臺北第一高女			全島男女教師 151 名 臺灣學校衛生(5)
	6.12 起	5 天	體育講習		臺北市學務課／建成小學校、樟山小學校、東門小學校	體操科		市內小、公學校職員約 1000 名 臺日 1939.5.26 ; 6.13 ; 6.17
	7.15-7.19		體育講習會		臺北州／臺北一高女	小、公學校體操科的理論與實技	松下(一女)、山本(商業)、阿部(三中)、岸本(州體育官)	各校體操科主任 臺日 1939.6.24
1940		5 天	體操講習會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及啟發指導方法	高雄州／高雄中學校		高雄中學教諭石高、屏東師範教諭生崎利雄、高雄高女教諭無敵鍋子	高雄州男女教師 40 名 臺灣學校衛生(10)
1943	8.16-20		體操科講習會		臺北州／臺北一中、南門國民學校	武道、體育衛生、游泳、相撲、劍道、柔道、音樂遊戲	府體育官、臺北市囑託、體育官補、北師教諭、高校教、北一中教諭、北師助教授	臺北州下國民學校 臺日 1943.7.31
	9/3 起	2 週	體操科講習會		臺北市／樟山、南門、壽、建成、老松、太平	體操、音樂遊戲、劍道、柔道、鐮刀	第二師範學校教諭宇佐見守等人	臺北市內國民學校全部職員 臺日 1943.9.2

說明：講習會講師之全名，係透過「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查詢而來，但仍有部份講師之全名未能查出。

資料來源：1.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學務課編，《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一年至第三十六年，明治 36 年至昭和 12 年）（臺北：編者，1905-1940 年）。

- 2.《臺灣學校衛生》，臺北，1938-1943 年。
- 3.《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896-1944 年。
- 4.《大正十五年度臺北州學事一覽》（出版地不詳：出版年不詳，出版年不詳），頁 75。
- 5.《昭和十一年度臺北市社會教育概況》（出版地不詳：臺北市役所，1936 年），頁 58。
- 6.《臺南新報》，臺南，1937 年 4 月-1944 年 3 月，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南市立圖書館復刻。
- 7.臺北州，《昭和十一年臺北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臺北：臺北州，1936 年），頁 114。
- 8.臺北州，《昭和十二年臺北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臺北：臺北州，1937 年），頁 123-124。

附表 3、日治時期女教師講習會一覽表（內含體操科目）

年代	日期	天數	講習會名稱	講習宗旨	主辦單位及地點	講習科目	講師	講習員（人數）	參考資料
1912	7.25-8.14	20 天	臺北廳女教員講習會		臺北廳／艋舺公學校	國語、教授法及管理法、裁縫、唱歌、體操	本田學務係長、宮崎主任、前川、大橋宮島、武山、渡邊	臺北廳內公學校女雇員 20 位	臺日 1912.6.26 ; 7.12 ; 7.27 ; 7.28 ; 學事第 11 年報
1913	7.6-7.27	22 天			臺灣總督府／臺北第三尋常高等小學校	教育、歷史及地理、體操、家事		小學校女教師 36 人	學事第 12 年報，臺灣學事要覽(1915)
1915	10.10-10.23	14 天	女教員講習會		臺灣總督府／附屬小學校	教育、教授管理及訓練、體操		各廳小學校女教師 29 名	臺日 1915.10.14 ; 學事第 14 年報，臺灣學事要覽(1919)
1917	7.10-12.28	4 個半月	島人女教員講習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	每日 6 小時、體操 3 小時		全島女教師 30 人	臺日 1917.7.25 ; 1917.12.28
1918	7.3-8.3	1 個月	女教員講習會		臺北廳／城北尋常小學校	修身、教育、讀方、書方、算術、圖畫、唱歌、體操、加強實地指導	久住廳學務係長、門間、森川、若月、石川四所小學校校	臺北廳內各小學校女教師 27 名、中等女學校畢業者 31 名	臺日 1918.5.26 、 1918.7.6 ; 學事第

日治時期的臺灣女子體育講習會

							長、城東鈴火教諭，共6人		17年報
1919	7.7-8.6	1個月			臺中廳／彰化女子公學校	國語、裁縫、家事、樂器使用法、遊戲	臺中女子高等普通學校教諭1人，公學校教諭3人	訓導心得20人	學事第18年報
1920	7.26-10.25	3個月	(1920年)第一回公學校女教員臨時講習會		臺灣總督府	修身、教育、教授法、裁縫(內地式)、圖畫、音樂、體操		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畢業，公學校二年以上教職，現為學校訓導心得者	臺日1920.7.20
1920	9.1-11.31	2個月	(1920年)第三回公學校女教員臨時講習會		臺灣總督府	修身、教育、教授法、國語、地理、算術、家事、裁縫(臺灣式)、圖畫、音樂、體操、臺灣語		高等女學校畢業，公學校二年以上教職，現為學校教諭心得者	臺日1920.7.20
1922	7.20-22	3天			臺北州／臺北三高女	教育、國語、歷史、唱歌、體操		小公女教師50名	臺日1922.7.22
1923	7.11-10.10	3個月	(1923年)第三回公學校女教員講習會		臺灣總督府／臺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學校	修身、教育、國語、歷史、地理、數學理科、圖畫、體操、裁縫及家事		擁有公學校丙種教諭免許狀、現為公學校訓導	臺日1923.5.22
1924	7.5起	3個月	公學校教員學力補充講習會	取得乙種教諭免許狀之學力補充	臺灣總督府／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	修身、教育、國語、歷史、地理、數學、理科、圖畫、體操、裁縫、家事		丙種教諭免許狀公學校女子教員38名	學事第22年報
1927	7.21起	1週	夏期講習會	會員學藝趣味涵養	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同窗會	音樂、遊戲、手藝、講話	校職員石垣、箭池、李三	會員或臺南州小、公學校教員	臺日1928.7.15
1935	8.5起	5天	女教員講習會		臺南第一高等女學校	跳舞、圖畫、園藝作業	馬場教諭、御園		臺日1935.7.4
1937		1個月		教員補充	臺灣教育會／各州廳	教育大意(教育、心理學)、各科教授法、管理法、唱歌、體操、科外、實地授業指導		小、公學校男女教師約百名	臺灣教育事情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學務課編，《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一年至第三十六年，1903-1937年）（臺北：編者，1905-1940年）；《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896-1944年；臺灣總督府學務部編，《臺灣學事要覽》（出版地不詳：編者，1915年）；臺灣總督府學務部編，《臺灣學事要覽》（出版地不詳：編者，1919年）；臺灣時代社教育部編，《臺灣教育事情》（臺北：編者，1937年）。

徵引書目

一、檔案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公學校令敕令案〉。

〈府令一一一號公學校教員檢定規則〉。

〈訓令第百六十一號地方學事講習規程設定ノ件〉。

〈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設置〉。

〈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報告書〉。

二、年鑑、辭典、學校一覽

今村嘉雄編，《新修體育大辭典》。東京：不昧堂，1976 年。

教育部，《學校體育統計年報》（93 年度至 100 年度）。臺北：教育部，2004-2013 年。

臺中州立彰化高等女學校編，《臺中州立彰化高等女學校一覽表》。臺中：編者，1938、1940 年。

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編，《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一覽》。臺北：編者，1925、1927、1928、1929、1930、1931、1932、1933、1934、1935、1936、1939 年。

臺南州立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編，《昭和十一年度 臺南州立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一覽》。臺南：編者，1936 年。

臺灣公立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編，《臺灣公立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一覽》。臺北：編者，1919、1921 年。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學務課編，《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一年至第三十六年，明治 36 年至昭和 12 年）。臺北：編者，1905-1940 年。

臺灣總督府臺北第一師範學校編，《臺灣總督府臺北第一師範學校一覽》。臺北：編者，1932、1935、1936、1937、1939、1940、1941 年。

三、雜誌、報紙

- 《第一教育》，臺北，1933-1935 年。
《臺南新報》，臺南，1925 年。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0-1943 年。
《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05-1910 年。
《臺灣民報》，臺北，1924 年。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臺北，1917-1931 年。
臺灣學校衛生會編，《臺灣學校衛生》，臺北，1939 年。

四、專書及專書論文

- 上沼八郎，《近代日本女子体育史序說》。東京：不昧堂，1969 年。
小野正雄，《創立滿三十年記念誌》。臺北：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同窗會學友會，1933 年。
川口英明，《新らしい學校遊戲》。東京：目黒書店，1932 年。
井上一男，《學校體育制度史》。東京：大修館書店，1971 年。
今村嘉雄，《日本體育史》。東京：不昧堂，1970 年。
今村嘉雄編，《新修體育大辭典》。東京：不昧堂，1976 年。
公館公學校，〈今後の女子教育と女教員の任務〉，《教育論文集》。新竹：新竹州，1922 年。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修，《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 11 卷。東京：龍吟社，1939 年。
王慧榮，《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
永島惇正編，《生誕 100 年記念誌 人見絹枝》。東京：日本女子體育大學，2008 年。
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6 年。
成田十次郎，《スポーツと教育の歴史》。東京：不昧堂，1988 年。
竹中信子著，曾淑卿譯，《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大正篇 1912-1925）》。臺北：時報文化公司，2007 年。
竹之下休藏，《體育五十年》。東京：時事通信社，1950 年。
吳文忠，《體育史》。臺北：正中書局，1957 年。
宜蘭郡教育會編，《宜蘭郡教育概況》。宜蘭：編者，1930 年。
林丁國，《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臺北：稻鄉出版社，2012 年。
武山光規，〈今昔小話〉，《創立滿三十年記念誌》。臺北：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同窗會

學友會，1933 年。

後藤静香，《女教員の真相及其本領》。東京：洛陽堂，1917 年。

真行寺朗生、吉原藤助，《近代日本體育史》（日本體育基本文獻集第 8 卷）。東京：日本體育學會，1928 年。

能勢修一，《明治期學校體育の研究——學校體操の確立過程》。東京：不昧堂，1994 年。

能勢修一，《明治體育史の研究——體操傳習所を中心に－》。東京：不昧堂，1971 年。

掛水通子，〈「女子体育は女子指導者の手で」の出現—大正初期まで〉，收入《体育・スポーツの近現代——歴史からの問いかけ》。東京：不昧堂，2011 年。

游鑑明，〈日據時期的臺籍女教師——以公學校為例〉，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編，《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1993 年。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20）。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1988 年。

筑波大學体育・スポーツ史料室，《体操傳習所（明治 11 年—19 年）筑波大學体育のルーツ(1)》。東京：筑波大學，2003 年。

臺北市役所編，《昭和八年度 臺北教育要覽》。臺北：編者，1933 年。

臺北市役所編，《昭和十二年度 臺北市社會教育概況》。臺北：編者，1938 年。

臺北市樺山尋常小學校體育研究部，《臺灣に於ける小學校體育の實際》。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1924 年。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 年；臺北：南天書局，1995 年複印。

臺灣總督府，《臺灣日誌》。臺北：南天書局，1994 年。

臺灣總督府，《學校體操教授要目》。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7 年。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編，《臺灣學事法規 大正二年版》。臺北：臺灣教育會，1913 年。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學務課編，《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十八年）。臺北：編者，1921 年。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講習員第一回卒業式ヲ舉行ス》（臺灣史料稿本）。出版地不詳：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1896 年。

臺灣總督府臺灣教育會編，〈學校體操教授要目ニ關スル件〉，《臺灣學事法規》。臺北：帝國地方行政學會發行，出版年不詳。

蔡禎雄，〈日據時代臺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臺北：師大書苑，1995 年。

蔡禎雄，〈日據時代臺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臺北：師大書苑，1998 年再版。

五、期刊論文

大久保英哲，〈地方における近代学校体育の受容過程に関する研究——明治期岩手県における体操講習会の実施とその意義〉，《金沢大学教育学部紀要》，第 40 期（1991 年 2 月）。

田中一二編、李朝熙譯，〈臺北市史—昭和六年（一）〉，《臺北文獻》，直字第 106 期（1993 年 12 月）。

田中一二編、李朝熙譯，〈臺北市史—昭和六年（五）〉，《臺北文獻》，直字第 120 期（1997 年 6 月）。

林玫君，〈日治時期臺灣小、公學校體操講習會之歷史考察——以臺北州為例〉，《淡江史學》，第 23 期（2011 年 9 月）。

掛水通子，〈大正期における女子体育教員に関する研究——女子体操科教員養成機関と中等学校体操科教員免許状女子取得者について〉，《藤村学園東京女子体育大学紀要》，通号 21（1986 年 3 月）。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3 卷（2000 年 6 月）。

新井淑子，〈植民地台灣の女教員史（2）——高等女學校と女教員の意識・實態〉，《埼玉大學紀要》，第 51 卷第 2 期（2002 年）。

蔡培火，〈對內根本問題之一端〉，《臺灣青年》，第 1 卷第 1 號（1920 年 7 月）。

謝仕淵，〈日治初期（1895-1916）臺灣公學校的女子體育與放足運動〉，《臺灣文獻》，第 55 卷第 2 期（2004 年 6 月）。

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的第一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講習員之培訓與任職一〉，《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52 期（2007 年 5 月）。

六、學位論文

李玉麟，〈臺灣地區小學體育師資培育課程之探討〉。臺北：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林玫君，〈戰後臺灣國民小學體育師資養成之歷史探源（民國 34-76 年）〉。桃園：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

- 金湘斌，〈纏足から天然足へ：日本統治前期（1895-1925 年）台灣における學校女子體育に關する研究〉。金澤：金澤大學人間環境研究科博士論文，2012 年。
- 春日芳美，〈戦前における女性体操教員養成に關する一考察——東京女子体操音楽學校の事例から—〉。東京：早稲田大学大学院スポーツ科学研究科碩士論文，2007 年。
-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的職業婦女〉。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 年。
- 蔡昇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改制前身體育師資培育之歷史考察（民國 36 年-民國 94 年）〉。臺北：臺北教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 蔡禎雄，〈日本統治下臺灣における初等學校教科體育の歴史的考察〉。東京：日本筑波大學博士論文，1987 年。
- 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七、英文文獻

- Richard A. Swanson & Betty Spears,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adison, Wis.:Brown & Bunckmark, 1995.